

牧齋有學集

928
ホ
7

書中

特進光

書中

明之二百五

促敷故相南

為一代宗臣

最冤家居孤

節吾先相國

到申請盡力



少傅奉天軍人傅史部尚

諡文端公墓誌銘

同曆之庚申朔月三朝國

定議釋官雖庶社稷歸朕

為一年而卒諡

最冤家居孤斯

節吾先相國者

到申請盡力乃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八

墓誌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謚文端劉公墓誌銘

明之二百五十三年當萬曆之庚申期月三朝國運促數故相南昌劉文端公定議移宮鎮撫社稷歸狀爲一代宗臣在事三年而去去位十三年而卒謙益罷免家居孤斯埭具行狀請爲隧道之銘曰微公誰銘吾先相國者遭世多難未及爲而斯埭又卒孫元釗申請益力乃喟歎曰謙益萬曆舊史官也定陵



復土奔喪入朝移宮甫定國論廷辨歷歷在聽觀中
游歷坊局與聞國故公與羣小水火薄射不相容貫
皆淡知其所以狀其忍不抵死奮筆別白涇渭庸以
媿炯黨論徧錯青史謹按庚申之八月光宗皇帝宅
憂嗣復卽日拜公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與蒲州韓
公並命光廟仁孝事鄭貴妃如母李選侍受其餌關
通扇動光廟屬疾馮几見羣臣選侍紅袖闖御幄推
挽皇太孫傳旨封皇太后皇后公要廷臣力爭而八
月晦光宗寘天中人李進忠等闖軋清宮門不聽羣
臣入臨比入舉哀畢公詰問羣奄皇長孫當柩前卽

位今不在者何也羣奄東西走不置對秉筆太監王
安喏曰選侍匿禁煖閣中不得出一步可若何公整
襟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安曰徐之公等慎勿退遂
趨而入上見安至呼曰好伴伴來救我安軟語選侍
不出諸大臣不肯退第令一出卽返選侍頷之且中
悔攬上裾不釋手安直前擁抱疾趨而出公亟迎升
輦比及門宮中厲聲呼哥兒却還遣使追躡者三反
公傍輦疾馳掖上升文華殿登寶座卽東宮位羣臣
叩頭呼萬歲狀後擇吉告廟受朝事始大定是日羣
臣上箋勸進畢選侍猶趨呼還閣公亟奏曰軋清未

淨殿下請暫居慈寧上色喜顧安曰伴伴今日安往
得髯閣下伴我我乃無恐公髭微脩上希見外臣故
目公云耳翌日冢宰周嘉謨御史左光斗疏請移宮
羣閣嗾選侍要上盟垂簾語問杖殺左御史首輔德
清方公議展移宮期公不可曰先朝故事仁聖嫡母
也移慈慶慈聖生母已移慈寧今何日也可姑緩耶
選侍即日移一號殿而天子還居軋清自是移宮之
案立矣先是光廟病不能自力兵科掌垣應山楊漣
抗疏論宮府事上特召見俾與顧命漣退而告天誓
判死命報玉几入臨拒門升殿梃輦羣奄持挺叫呶

聲勢蠡涌漣大罵奴才手格披靡叱首輔折大奄抗
論于朝房松棚殿廷日以十數而移宮始決公每追
理前事歎且泣曰當天位未定朝士吉服立殿下日
高不聞宮中聲咸譁曰事去矣相顧不知所爲吾扶
輦至文華殿百官踉蹌隔數百武交踵莫敢前獨楊
給事一人奮髯瀝血聲撼殿陛今日事定朝右以給
事爲口實豈不异哉公受遺決策鎮定危疑與楊文
忠徐文貞相似而其事權有不侔者公受事彌月得
君未久也位卽次輔坊政未專也上御文華時英國
公惟賢奉右手公奉左手首輔紆曳履將安之乎我

趨移宮彼議展期非條狀左右袒乎爲主伯易爲亞
旅難爲亞旅易爲亞旅之主伯難政不一門勢有多
變前軒後輕左支右吾公之苦心縛力殆有百倍于
新都華亭者艱難獲濟甘苦自知而以將伯助余歸
其力于應山古大臣心事惟可與天地鬼神道也上
旣御極德清移疾公矢心當國謂朝廷以法祖爲先
臣下以奉公爲要匡主德重疆事扶衰幹蠱知無不
爲而大端則在乎以人事君神廟三十餘年舊德遺
直廢籍填委壹以大行遺詔從事白首耆艾布滿九
列闕門開牕士氣鬱狀海內喁喁向風矣移宮甫竣

選侍各下李進忠劉朝等盜內府秘藏過軋清門而
仆金寶累累臥地下皇遣大臣驗視案治甚急羣小
爲奄畫策曰上怒亟獄未易鬻也內庭喧傳選侍移
宮日跣足投井語狼籍不可聞上冲人以違先帝爲
詞易撼也司禮數悖直忤旨羣愬安藐上位把持法
司上必怒而逐安如此則移宮之案翻顧命諸人可
盡逐而大獄解矣于是臺省請安選侍議寬盜獄更
番詭辭以嘗試上意上初怒言者累旨鐫責公力救
乃免及司禮安以強諫讒友魏忠賢阿姆用事上意
薨狀盡解而羣小乃壹意攢矢向公東事日亟朝議

謂非舊撫熊廷弼不能辦遼上遂起用經略而言者
交章擿公公面奏曰臣知君父爲尊封疆爲重恩仇
禍福非所計也上亦心念公舊勞委任如故而客魏
積不相容言者益摭拾不已自是去志決矣公司票
擬持大體明國法抑浮夸遏僥倖引繩切墨不少假
易盜庫之獄上傳饒死羣奄辨疏徑下法司公引例
執奏封還原本則中外交恨魏忠賢故各進忠懷陵
工邀敘公援祖制內臣非司禮掌監及提督陵工不
得蔭弟姪票止加恩三等又數救言官攻阿姆者則
客魏交恨烏程相由客魏入以募兵要寵與劉朝比

而與內操言官糾劾弄兵公爲之主則閹奄交恨謂
遼事鑿空捕風東江不足倚西援未可信而議棄廣
寧者三尺不可貸也則烏帥寧撫與逃臣交恨于是
羣小謀翻移宮者含沙噴血詆闕萬端上亦無如羣
喙何矣抗疏求去十二上乃得請歸三年應山逮詔
獄考處要典既定詔削官追奪誥命勒令養馬至是
而移宮之案始結嗚呼國家宮府之際難言之矣光
廟毓德東朝三十餘年神祖無金寒玦離之心宵人
構烏烏枯菴之隙一旦長主臨御宮庭肅穆狐焉城
鼠焉社神焉叢彼于社稷何有庚申九月之事公與

應山挺身奮臂奪幼君于婦寺之手其爲國家謀則忠矣而奸邪醜類未有不膽戰毛豎幾其萬有一敗者也皂衣赤棒瞋目而拒宮門者李進忠等諸人耳羣小之囊身假面負塗豕而伏戎莽者不知幾何人也黃金火齊負重而伏禁地者劉朝田詔諸人耳羣小之飛頭傳翼移銅山而攢金穴者不知幾何人也護選侍緩詔獄諍封疆簪筆飛章者賈繼春等諸言官耳羣小之機關制使線索提掇簸弄于陰陽人鬼之間者不知幾何人也公在事逆閹猶知憚公如不
出反入之水猶可提捍公去而大獄煩興衣冠塗炭

聖宗二百餘年培養元氣凋殘殆盡雍流滔天莫知紀極夫朕後知公于國家以一身爲止水之舊防而痛恨羣小之斬而掘之也亦已晚矣應山之葬謙益論次其事以爲公之死不灰于擊闔而灰于移宮定計殺公者非操刀之闔而主張三案之小人世以謙益爲知言今援以論公之進退雖異代而猶信不亦悲夫公白晳疎眉長身玉立與人語聲可貫耳與其兄中丞樞部號爲三劉萬曆乙未偕樞部舉進士選庶吉士家居七年授檢討乙巳中丞以考功掌計四明相屬公祈免其私人所謂四凶者公堅辭曰官各

有守非所敢知也在坊局歷贊善洗馬諭德庶子升國子監祭酒繇少詹事轉正掌翰林院事丁巳內計羣小大索黨人謀盡逐詞林名賢若武進孫文介高陽孫文忠江陰繆文貞輩而謙益亦與焉公歎曰館閣眉目賴此數公吾敢愛一官不以殉衆君子堅持之皆得免浙人謹曰他司大熟詞林無收謂是舉善類盡斥獨不克逞志于詞林也公用是爲院長四年不遷頎狀負海內公望而卒受黨人排笮亦坐此也丙辰八月充東宮侍班官光廟戒心狙擊間于憂疑公請對日呼嵩稱萬壽遂稱引南山樂只萬壽無疆

之詩歸本忠孝以開廣其意光廟信口應曰讀史惜三餘公拱手進曰大禹惜寸陰卽殿下今日之心也敬爲太平令主賀于時拜手颺言唱頌睿質流聞禁近用意在密圖擁祐光廟淡倚之故卜相首及焉熹廟登極踰月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戶部尚書次歲大婚升祔慶陵三禮成階由少保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官由戶部尚書改吏部殿學自武英進中極建極皆與廕而定陵黔川功得辭免福清去上宣諭稱首輔再三控辭以須福清之至福清初有問于公已知其避席延佇始爲釋朕公終不自明也高陽負

物望諳邊略人或問高陽是將爲蔡澤代公公弗省
密揭薦高陽宜大用居無何高陽以宰相督師亦自
公發之也公以忠誠結人主以誠信遇士大夫不以
建白博名高不以虛聲籠物望于六曹有綜理無刺
削于言路有援救無响煦開誠布公引咎分謗有勞
人長者之風國是參差風義感激未嘗有一言半詞
少自貶損辭朝日具疏自列其略曰鼎湖上賓事變
倉卒爾時光景皇上知之在廷諸臣胥知之事定之
後遂謂天祐社稷原無他慮而危身憂國抗聲內庭
者遂以譎訛去計亦皇上所深測也禁闈秘密非臣

所知但思先帝龍潛之日皇上鶴禁之中翼戴何人
調護誰力扶掖鑿與抗遏要挾當日指以爲功今日
構以爲罪上下千古呂強張承業與李輔國魚朝恩
法戒昭朕臣願後人毋但爲五宗光寵計也外廷臣
子當以君父爲急發東朝持挺之奸者自爲生事消
後宮牝晨之禍者坐以交關雄唱雌和意欲何爲尤
臣所未解也公以孤危一葉之身繫朝家九鼎之重
忠言苦語臨行彌切蓋不難臚列憂危磨厲當宁而
難于區明忠佞訶核人于息休擇肉之日又不難軒
豁眉宇激揚忠直而難于吹噓枯腐表賢奄于營魂

離散之餘嗚呼豈非光明俊偉以道事君之大臣與
公去奄黨斷公未已本兵張鶴鳴用公推轂起興奸
細杜茂獄謀連染殺公司寇王莊毅公紀閱實平反
一夕內降斥去而公誣亦得白奄復用劉朝行邊南
北奸人劉廷元霍維華等持三案益急公從容語所
親吾孤生餘年命如懸絲仰賴九廟神明與一腔心
血耳彼以三案從我則與應山同日彼以封疆殺我
則與經略駢首持忠入地復何憾哉讀書譚道危坐
竟日坦狀若無所與者越五年崇禎改元天子鑒公
孤忠復原官致仕補給誥命俞吏垣章允儒請遣行

人賞詔存問公拜疏勸上清心勤學脩身親賢以稟
擬歸綸扉以獻替責揆路又謂先帝以大有爲之質
掩蝕于鹿馬之奸殺元良變祖制戕忠直一切歸獄
人主請爲先帝雪此大痛老臣忠愛朝著咸傳誦歎
息望公再起以崇禎八年十一月十八日薨年六十
有九訃聞輟朝賜祭葬如彝典有司議謚曰文端公
諱一燝字季晦先世出漢廣陵王荆晉大興中徙丹
陽再遷玉山有允迪者由德安令歷兩淞置制使其
少子遷豫章豫章三世祖享舉宋進士十四世生廷
璋于公爲曾王父廷璋生仕沃仕沃生陝西左布政

使曰材曰材生三子長中丞一焜次兵部郎一煜公其季也廷璋已下皆累贈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公妻徐氏贈一品夫人生五子斯琦斯瑋斯琿斯球斯琬孫幾人曰元釗等葬在某邑某鄉之諭塋謙益辱公道義之知掌院篆時移文郡邑敦趣史官里居久次者意實在謙益欲援以自助也居史館頗以埽門自引聲跡落穆公歿而哭之慟今爲公誌据見聞徵實錄不敢有一字文飾實以是報公銘曰

國有易名論定蓋棺四十年間有三支端秩秩山陰羽翼東朝芒寒色正望在斗杓藹藹歸德扼于金虎

騶虞石鷲善類斯祐南昌步武媿彼魁三艱危受遺憂心如惓虞淵曜沈金樞御促手捧初暘以升扶木縱衣再設垂簾屏息廟社又安不動聲色國有大蠹與國存亡蠅則搖翅蝨惟食根鄭李連枝客魏扇醜九首磨牙八狼盈口公之在位泰將大來唐天不墜虞門弘開公旣去國政歸刀鋸天心盡傷國脉單露天之方蹶毗爾才賢南昌在廷高陽在邊搯柱國成疆理戎索豈無漆梓亦有藜藿內戎婦寺外戎螳蝎羣小居中蟲蠶牙孽非鬼非食慙置老成風雨雀鼠大廈以傾宗臣在天扈從三后擁護赤符顧瞻朱味

豫章崔嵬西江縈帶堂斧罨如丹青未沫徵文汗竹
斲銘樹價元龜在茲敢告來者

柱國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謚
貞敏梁公墓誌銘

國家當萬曆初爲鴻朗盛際冲聖踐祚宮府肅穆江
陵張公以精強沉塞之才挈持綜覈三事大夫靡不
專營魄指肝腎衆功耆事勝任稱職少保真定梁公
其眉目也梁公仕本兵浙江羅木營兵譟焚劫撫臣
捶而投諸淖朝議洵洵江陵徐語公推一好巡撫往
足辦耳狀必起外吏知兵事者乃可公屈指計曰張

少司馬佳胤起家滑令禽劇盜斯其人乎江陵曰狀
少司馬遂啣命往三旬而浙變定余初入史局長者
爲余言二公握手細語不出兩三言而亂兵曠卒首
伏于三千里外謀國舉棋者當如是矣余心識其事
嘗爲梁公孫中翰維樞論次其略今距梁公歿五十
有八年矣老人多忘朝家故事忽忽不復記憶而猶
以遺民舊史誌公隧道之石此所以徬徨屏營一執
簡而三歎者也公諱夢龍字軋吉其先山西蔚州人
洪武初徙家真定曾祖釗杞縣訓導祖澤咸贈如公
官妣皆一品夫人父相繼室崔氏以感異夢生公公

官省垣始受封釋學子巾服及見公致政而歿公脩
眉炯目廣額豐頤堂堂具大人相八歲喪母哀動路
人年十四新鄭高文襄公計偕過真定執手旅舍盱
衡抗論高公歎曰郎君國之寶臣也酌酒再拜定交
而去中嘉靖壬子鄉試明年舉進士選以堵牆儲胥
勾稽墩臺亭堡瞭望收保如堂閱庭以僮奴乳哺勤
恤傳烽夜哨偵揆屬吏與夫擺邊伏路罷校退卒目
營手畫口決指授行之期年邊備脩舉而其大者則
在乎駕馭大帥撈籠豪傑戚少保繼光李寧遠成梁
嘖借宿將目無文法吏一皆就公條鋌願效臂指當

是時 小入則小創大入則大創諸鎮皆受成于公
捷聞必推功歸美不自已出諸大帥益心服公器量
公六防竣事四報大捷先後上首功公斬鹵首至三
千四百九十一級賊大 三十九級獲達馬至三千
五百九十五疋駱駝九十一隻盛甲器械無算上以
奇功可嘉累賜敕獎勵在鎮踰年就任加兵部尚書
邊功竣加太子少保三年考滿再蔭子至錦衣衛百
戶世襲賜白金文綺間以飛魚坐蟒錫予使蕃使命
絡繹近代邊臣未有也九年詔回部管事條上部務
關茸者四事及革民間種馬定土官承襲皆著爲令

載在會典次年推吏部尚書上特簡點用江陵既歿
言官追論無虛日蜚語及公公抗辨求去三上乃得
請林居十九年考終正寢萬曆壬寅之元日也享年
七十有六天啓四年高邑趙忠毅公歷敘公生平大
節訟于朝得贈少師賜祭十壇偕封一品夫人馬氏
合葬東岡之賜塋嗚呼萬曆初年朝著精明中外救
勵士大夫如昧旦饋面朝陽晞髮公于此時擁旄雄
鎮執訊獲醜以其身任國門鎖鑰何其重也翰林院
庶吉士散館請外授工科給事中累遷吏科都給事
中諫諍侃侃持大體極論李吳二冢宰營私招權朝

右悚惕慈溪袁文榮公以撰立稱上意將真拜公抗
言相臣宜用學術純正名德宿望足以鎮華彝服中
外者奉嚴旨詰責久之得解遷順天府府丞河決徐
沛議擇卿寺有才望者管理新河袁公在政府颺言
曰才無出梁府丞者矣遂出爲河南管河副使任滿
陞陝西關內道左叅政分守花馬池公博聞強記訪
求掌故儲蓄經濟由省垣外補重自鏃礪至是益自
喜以爲當敵衝要可以諳邊情曉戎事也旣受事嚴
申儆備廣設方略練習如老邊吏敵不敢乘間攻抄
條論備邊五難鑿鑿中利病雖官監司三邊隱狀以

長城屬公累遷山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隆慶四年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明年轉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所至頒布條要刊削闕茸不事

在山東親歷海島禁遼海流民不得狙

伏內地盤互仇殺在河南用沈命法捕盜禽獮中原盜賊伴無遺種為國家積灰徙薪長慮在百年以前非凡所知也萬曆元年徵拜戶部左侍郎改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六年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遼薊保定公謂國家備禦九邊按圖畫地方冊具備邊臣無他奇謀只在辦實心幹實事耳以疾瘠爬

搔體察南北軍情四鎮諸路標營疾苦政枋更改鉤黨刺促公去位之後朝政盡戎索隕木朽蠹中暮氣適盡疆場之禍孽牙于咆卓蘊崇于楛矢而馴至于不可為撫今追昔考公之進退而叅合于國故玄黃消歇汗青翳狀以金銷石泐之餘為覓見霜落之候天平人歟斯則可為痛哭已矣公以冢宰告老太公猶健飯偕馬夫人挾携侍膳如嬰兒稚婦以其間走馬射生謔舞擊喙以相娛悅蓋三年而後歿既免喪歲時踏青上冢巡行田舍夫婦並駕小舟車子女及內外曾孫男女五十餘人羅列輿傍扶輪叱犢牽衣

繞膝謹呼上壽鄉人聚觀讚歎以爲神仙而夫人又後公十六年年八十六而考終國運休明元氣磅礴既醉五福總萃于公之一門非偶狀也公生子四人忠思慈志並承公文武蔭其後益蕃以大孫男十二人女十三人曾孫男二十人女十六人玄孫男女三十人忠生維本禮科都給事中思生維基南雄府知府志生維樞山東武德道僉事而維本之子清寬維樞之子清遠今皆吏部左侍郎維基之子清標今兵部尚書于是叅政脩家狀司馬暨兩少宰撰幣致辭實來請銘銘曰

恒山北嶽上拱軋門寶符在代是生偉人降人析木受姓大梁經文緯武恢我皇綱乃儲中秘乃拜夕垣三堦色正五緯芒寒戒彼翰音策我驥足發礪維新駕車就熟爰長方岳爰領旌節佻佻威望讐服戎羯帝眷薊遼惟我左輔汝歸視師孰敢余侮橐兜戟轟豹尾神旗六防四捷露布交馳帝曰念哉汝歸弼予夏官冢卿喉舌帝車功成身退赤鳥居東飲御燕樂壽豈令終公神在天左右神祖衮衣繡裳雲車月斧公澤燾後繹繹疑疑詒我豐芑作令晉梓東岡之阡高闕嵯峨豈無樵牧鬼神護訶塵蒙金盃沉玉檢

敬徵闕闕庸嗣琬琰先民有言匪本曷思鑽石刻辭
維以告哀

故南京國子監祭酒贈詹事府詹事翰林院
侍讀學士石門許公合葬墓誌銘

天啓壬戌國方爨之初且制科得人爲盛臚傳首茂
苑文文肅公庶常擢會稽倪文正公漳浦黃石齋公
暨吾邑許公余在班行羣公謂詞林有人舉手相賀
旣而文大用以復隍貞吝倪黃晚用以過涉終凶許
公則不進不退入于坎窞以歿迄于今井竈堙燹宿
素漸盡余乃以子遺荒耄漬淚而銘公之墓悲夫公

諱士柔字仲嘉學者稱石門先生其先宋南渡居江
陰國初徙邑東唐市祖汾布衣居胡襄懋幕下叙平
倭勞官神武衛經歷父儻字伯彥娶馮氏生公伯彥
高才強記授春秋于先宮保爲入室弟子不事生產
落魄好大言里中兒呼狂生如漢酈食其則大喜其
教子治文武二經文經除爾雅加家語胡氏傳爲十
四武經加握奇經爲八公諷誦皆上口踰年而卒業
搥筆凌紙奇怪涌出余見而驚異之孫子桑遂以女
妻焉貧益甚脫身游外家焚膏吞紙盡讀其所藏書
文益奇都人士莫敢梯接萬曆戊午舉于鄉壬戌舉

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甲子授簡討得封其父母持節封楚藩踰年丁外艱崇禎戊辰服除纂脩神熹二廟實錄管理誥敕陞侍講兼經筵講官皇子生覃恩贈父及二母辛未分考會試癸酉陞右春坊中允歷陞諭德左春坊庶子掌坊凡四年而有南京祭酒之命甫蒞任坐戊辰撰誥文越職降調辛巳補尚寶司丞壬午三月遷少卿以疾卒于位公爲諸生邑令楊忠烈公錫山高忠憲公以國士期許二公忤奄戚公方居憂中夜呼憤涕泣濕苦塊先帝誅逆表忠渙汗大號公當官奮筆一日草數制發揚蹈厲感盪震越

朝右抃舞繼以流涕闔螽媪醜莫不留眎矐貽喪精亡魂部黨之目定于此矣烏程攘枚卜逐余鋸牙岐舌頭角齧齧會稽歎曰文華殿爲同文館矣公昌言于朝閣訟是非較朕安能將一手掩天下目言路攻烏程章無虛日烏程疑二公唱導而尤以鄉曲忌公烏程當國久勢張甚公嶽嶽不少屈甲戌官宮論上帝王世系二疏明與烏程相排拏而公益危矣先是羣奸嗾逆賢定三案刊布要典改脩光廟實錄鐘削其與要典牴牾者會稽請焚毀要典天下避之久之改錄如故要典猶弗焚也於是茂苑及公相繼論改

錄之謬茂苑請刊定改錄所筆者而公則撻扶改錄所削者公初疏曰臣備員纂脩恭閱皇考實錄總紀于世系獨略皇上娠教之年聖誕之日不書命名之典潛邸之號不書聖母出何氏族受何封號不書凡此皆原錄備載而改錄故削者也原錄之成在皇上潛邸之日而詳慎如此改錄之進在皇上御極之初而草略如彼此大經大法所在不可不亟正也疏上奉旨謂累朝舊例不必滋煩烏程復令中書官捧穆廟總記以詆公公具揭爭曰皇考實錄與列聖條例不同列聖在位多歷年所登極後事皆用編年排纂

則總記可以不書皇考在位一月登遐三后誕育聖嗣皆在未登極之先不書之總記而誰書也穆廟大婚之禮皇子之生在嘉靖中故總記不載母后之姓氏封號皇子之出震承軋寶冊金書輝映天地編年未嘗不具載也皇考一月易代載冊熹廟儀注而皇上之冊立闕焉可乎烏程怒攘臂揭叅同官扼之而止公復抗疏言累朝實錄無以不書世系爲成例者臣所以撻扶改錄政謂與累朝成例不合也孝端顯皇后皇考之嫡母也原錄具書保護之功而改錄削之者何也分莫尊于正嫡功莫大于保聖國本幾危

于震毓天心幸托諸坤寧當日調護之苦心真千古
孝慈之極則宗廟賴燕翼之慶誕發于本支而史臣
抑顧復之勞抹殺于寸管此尤天理人心不容終泯
者也疏上仍用前旨報聞而烏程噬公益不可解矣
嗚呼三朝之事根抵宮掖下窮私燕上及山陵天啓
初高陽孫文正上言皇上如信臣爲帷幄近臣俾直
陳先帝危難舊事臣得引諸輔臣爲證一一爲皇上
剖明之由此言之卽漢世掖庭所謂奈何令長信得
聞者終未嘗不流布人間其可掩乎羣小之改實錄
也護要典也當璧之憂危伏蒲之諫諍以迨于選婚

誕嗣一切彙典皆發而不錄以爲必如是則椒塗之
或墮日堅汗青之罅隙盡杜人主習其讀而問其傳
茫狀如爛紙故牘無可覽觀何從撥煨燼于蕉園埋
科斗于汲冢遂使宮鄰金虎皆得坐保百歲之安而
禁近銅龍無復通知累朝之故公之論改錄也不爭
於筆而爭于削兩疏之末追誦孝端則已直發其機
牙而窮灸其病穴識者歎公之更事深奮筆勇憂國
遠慮比肩高陽而惜人主之不見省也烏程鋤異已
益急懸金購私人詆譏黜逐會稽牽連公族子重熙
私史請事窮究公密封原書進御史禍乃止茂苑進

講春秋當上意登拜烏程力排之二月而罷公復昌
言于朝如閣訟時烏程語淄川曰虞山茂苑二烏也
有大小湖在將怒飛吾儕能安寢乎遂命謀出公于
南烏程去淄川以誥詞發難逐公司業周文節公爲
公抗辨曰詞林故事閣臣分派撰文或手加詳定或
發回收撰未有竟自糾參者也誥敕用寶歲有常期
未有十年之後用寶進呈吹求當制者也贈誥專屬
中書崇禎三年申飭事例未有追論元年之史官詆
爲越俎者也高攀龍純忠正學忤奄沈淵皇上剪逆
褒忠光施天壤一旦毛舉細故舞文反汗褒貶不錯

實是非不兩立今之贈卹爲非則昔之削奪爲是忠
良色沮于一字奸逆手笑于九京此非所以厲當今
示後世也疏雖寢不報公論大白久之稍遷尚寶司
丞公病矣主憂國蹙不敢引例待遷乃力疾赴闕病
痰厥足不良行晨夕捧寶御前左掖右平櫺檻峭陀
目眴魂稽蹙蹙將事郊壇匝寒夜半瘴癘據鞍舌強
齒噤冰雪生膚髮中臥牀匝月卽家拜少卿十日遂
不起壬午三月初三日也年五十有六公爲人忠信
易直光明雄駿事親交友咸有至性痛其父仕不及
養卜地封壤必誠必信墓傍丙舍築臺除道面湖負

山曰吾先人豁達有大志魂魄獨釣游于此無使邑
邑也與人交握手出肺腑急難讓平先人後已身程
起牢脩獄殺余羅網布中外公焦頭濡足上告下訴
奸人遂飛章許公先帝逐身程尸奸人于市禍始得
解在坊局久戚里貂蟬金吾緹騎多出門下公傾心
結納用是以消弭蜚語寢息告密國體士氣保全實
多其事秘人莫能明也流氛告急余與公謀招材勇
練水師爲保障勤王計公典衣損膳傾橐以伙助旣
而稍解嚴奇材劍客皆以公爲歸相與其甘苦同臥
起周旋夔險抵歿不忍去其得士死力如此公嘗謂

讀書當官須緩急有用恥爲大冠側注拱揖矩步祈
土龍以致雨者崇禎初頒恩詔之陪京大奄運皇木
梗河道叅隨賜張礮石交下公命設龍亭樹旌節朝
衣冠立鵷首趨傳呼某太監朝駕奄逡巡詣駕前扶
衣叩頭候詔使舟行乃去人謂公應變方略已見一
端而惜乎其無所試也公妻孫氏淑儀婉則御窮守
貴士類以爲婦師生二男子琪瑤生二女子嫁翁瞿
公之歿也瑤泣血踊擗扶櫬南還于戈塞道琪間關
詣闕白公寃狀詔復原官峻贈詹端崇禎甲申之二
月也乙酉八月琪等渴葬于戈莊之新阡瑤鵲起科

第歷官方岳覃恩及三代乃脩諭塋開神道奉母淑
人柩祔葬排纘行狀而請銘于余瑤之狀公也詳其
于人才國是消息存亡之故瞻烏泣麟有餘痛焉于
是知公之能仕教忠不亡君父蓋易世而未艾也銘

曰

日之方中乃見沫鴛鵝高飛六鷁退睽孤見豕甚可
穢載豕盈車吁可怪四門穆穆四夔萃一夫九首縱
鸞嘷寇張之弧飛我說始稅反往不遇雨膏肓晦吁嗟
許公獨顛顛三朝金匱力簡裁紫泥封璽傍華蓋左
官猶在爐烟內童糜觸犀豈足戒讒夫鬼伯交辟倪

越甲鳴君志士噫螭頭溘逝死不悔忠魂戀主長望
拜三年上賓蚤侍衛佳城鬱鬱形氣會與龍乘風水
爲界如膏斯屯後將沛白楊蕭蕭青竹在我刻銘詩
訊金薤金鏡六亡世奚賴王明受福終古喟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慈谿馮公墓誌

銘

崇禎末年大命中圯公忠謀國之臣排大疑建大議
者二人曰總憲忠文李公津撫馮公李公密疏請上
堅守以衛九廟倣先朝故事命太子監國南京分封
二王江淞以壯藩翰上袖其疏累日咨嗟太息羣臣

請遷者蜂起沸騰上怒并寢李公議而馮公之在津門也嘗力陳寇在門庭南北多便宜疏通布置防患未狀甲申三月方移疾候代事急遣其子愷章飛章入奏京城單虛戰守一無所恃臣謹具海船二百艘率勁卒千人身抵通郊候聖駕旦夕南幸三月初七日愷章匍匐入都閣部諸公鈐拆沈沈閣門晝扃久之次第引見司徒倪公曰上決計固守疏必不省內閣范方二公曰津撫方用截餉切責安得自送歿愷章徬徨七日飲泣出國門四日而京城陷嗚呼李公非膠柱死守也以爲六飛萬乘不當輕試一擲監國

撫軍以靈武係天下之望此經權並用之策也假令知津舟宿戒航海無虞痛哭叩閣請急上將劔及寢門卽不狀臨遣分封可以立決天下事尚可爲也倉皇奏報倚閣部爲口喉舌羣公拱揖緩步拘牽文墨裂裳裹膝之使倚牆鶴立而無所控告此則天不悔禍有鬼神關鬲其間非人謀所能及也賊旣陷神京分兵徇畿輔津道臣翻兵引賊公突圍而南以圖興復比及家精骨消亡聲氣酸咽槌牀撫膺祈一死以從先帝距鼎沉五閱月耳長呼過河視不受含豈不痛哉公名元颺字爾賡遠祖吳越尚書叔和家于慈

谿以工部司務贈光祿卿時為其祖以南京太僕寺卿贈太常卿若愚為其父以兵部尚書元颺為其弟公弱冠而學成太常命司馬師焉司馬舉進士先于公六年鏃厲各行正直是與海內稱兩馮君天子亦知之初涖津門厲兵振旅犄角諸鎮斬馘獻兵過當上大喜賜金幣蔭一子錦衣間語司馬若兄在行間病煩眩良苦司馬頓首謝曰臣兄誓捐軀報國何敢言病上屬司馬傳語命慎用藥物遣中使賜宮參八兩上知公可大用倚毗良重而外庭或未之知也公舉崇禎元年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中人張爨憲

管埋戶工二部請屬其郎官公抗疏力爭謂內臣別立公署不得踞兩部之堂兩部臣不得叅謁內臣犯交結之禁部臣錢糧有弊聽內臣糾劾不得越俎薦舉公監督長德二陵橋梁稅手受事上贏金四萬有奇爨憲毛舉中公無所得恨益甚佯墜馬傷足請告歸三年起禮部儀制司郎中出為湖廣布政司叅議備兵蘇松九年秋鳴鏑躡畿南首率衆入衛浙兵將出境而公已渡淮矣抵濟寧奉詔班師加銜為福建提學副使烏程借文社鈞黨剪除江南名士公覆疏請戒其禁勿蹈東京葦笥覆轍坐鐫秩降山東鹽運

判官十一年濟寧告急攝兵備城守十二月却東師于城下并擊殺高奄部兵乘間肆掠者敵退請誅奄以謝燕趙齊魯冤鬼不報未幾用天津兵備開府敘濟績也公通心彊志諳曉吏事所至薙劇盜按貪猾勾稽錢糧均平賦役皆鑿鑿副名寔又以中外多事備禦關茸蒐軍實養士氣通輕俠拭癥類蒼頭廬兒廢弁退卒呵摩爬梳以冀一割之用人皆望而歸之自謂立身天地間只有一君一父只有一心一膽不判此七尺爲宇內撐拄倫紀保全善類何所爲哉椽人宮鄰權相金虎與沸唇而三日張齒擊聲淚

俱發奮欲以其身歿之烏程起牢脩之獄刑章捕余事下所司案問而公左官當去公掀髯笑曰彼所以亟鋤吾者欲曲殺虞山而先剪其翼也我一日在事職當窮究此獄三寸管在我三尺法在我闔門百口在我彼其如我何于是登堂視事懸磬鼓召介衆引繩切墨手定爰書獄成而後去天子爲之感悟尸奸人于市而烏程亦先引去而同文之獄少緩矣生平勇于爲善怯于進取醜于道義淡于聲利居官不取一錢而饑寒待衣食臨事不假嘖笑而吹噓遍枯朽與司馬公恣其友愛兩家兒女更衣并食身任主伯

綜理家政司馬一無所與司馬之夫人一針一縷必取諸丘嫂公卒司馬曰兄歿吾無歸矣哭踊臥地上不復歸內寢越七日不起易簀含斂皆在公柩前嗚呼難哉公卒于崇禎甲申九月初十日享年五十有九娶何氏封安人贈淑人生一女側室徐氏生愷章劉氏生愷奇孫四人葬邑之小漁山歲次癸卯愷章屬契家子姚江黃宗羲撰次行狀請予追銘其墓嗚呼甲申之禍亘古無兩痛定思痛追悔航海之議不與李公合并未嘗不拊心慟哭也雖狀論人才于炎正之季固未有若二公者李公如秋霜烈日驚爆兩

間馮公如長江大河涵濡羣類天生斯人以匡植末造而卒與廟社俱盡吉水風烈接踵信國偉矣物論悠悠附耳借目馮公之忠言奇謀抑沒無聞後死者之責也明有簡策幽有神祇其何敢阿私所好欺誣來世是用大書特書表而出之不敢以文銘曰

茫茫天津析木之墟駕鵝橫飛封豕負塗旋斡耳杓以迴帝車雲帆星旃百靈扈趨蜿蜒負舟蒼龍白魚海童送颿江妃導旗北燕東吳如堂適除天梁中截壅此簡書六龍引掣羣彼鷄鷓羣死畢命天乎人與觚稜灰飛蕉園燼餘碧血已化丹心曷攄墮山宰木

弔者欷歔舊史作銘敢告石渠

中大夫光祿寺卿奉詔起南京工部右侍郎贈

一級徐公墓誌銘

公諱如珂字季鳴世居吳縣橫塘里曾祖政以布衣
經政八邑田賦籍在冊府祖言父思仁皆贈中大夫
光祿寺卿母淑人劉氏公生十四年而孤萬曆乙未
舉進士授刑部江西司主事陞浙江司郎中主事謝
廷讚越職請建儲神宗震怒鑄責同舍郎降雲南布
政司添注照磨謫籍十年丁母艱起衡陽府推官服
除補河南明年陞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遷郎中歷

俸五年遷廣東嶺南道右叅議天啓元年轉四川兵
巡上川東道副使復重慶搗古藺敘功第一久次入
爲太僕寺少卿陞通政司左通政乙丑陞光祿寺卿
丙寅推南京工部右侍郎逆奄矯旨削籍爲民歸里
三月而卒冬十二月初九日也年六十有五崇禎元
年收召忤奄諸臣仍以原推起用公捐館一年所矣
公忠誠彊直砥節首公于國爲勞臣于世爲志士中
年以平蜀盡瘁晚節以忤奄捐軀生平勲名風節此
二事爲最鉅公入蜀也奢崇明戕蜀撫于重慶賊目
樊龍張彤據城以守而與其子寅重兵圍成都公疾

驅至荊州寄彌月兒于鄧氏單舸入夔抵墊江策之
曰蜀事急矣欲保全蜀莫若急攻重慶以解成都之
圍重慶三面阻江一面通陸賊據佛圖關以扼我莫
若先奪關以制其致命召募得勝兵千人檄調土司
及材官良家子義兵繼至正月朔日誓師初六日合
圍十六日邑梅石耶兵間道走關下斬首數百級軍
聲大振而成都以晦日圍解矣公謀奪關益力二郎
關在佛圖上游親率選鋒數千走魚洞駐雙山繞出
佛圖後女帥秦良玉授省還與諸將連營爲一字陣
橫亘十餘里守備金富廉率所部先登呼聲陷樓櫓

或咋指呼其乳名曰誰能遣金么兒出效力如此四
月廿四日我師克佛圖閔逆酋兵數萬自江津來援
道鎮請撤回以避其鋒公不可同知越其杰率馬湖
遵義兵赴瀘檄還師躡賊官兵七枝左右夾擊賊大
敗江水爲赤賊勢窮蹙下東道戴君恩遣間招撫扁
舟過江執張彤手好語移時而反復叛公趣諸將急
攻金富廉馘張彤樊龍亥亂兵手諸兇渠縛檻車下
東道君恩獻俘闕下天子爲告廟御樓受賀下東道
立峻擢三級而公守上東道如故是年冬有搗巢之
役合江于六路最要制府以監督委公公議分兵三

路羅帥出左路趨赤水抵竹瓦規取土城斷古蔭後石薛帥出中路趨先市抵小關疾趨上城協攻古蔭掃賊宮室墳墓越同知出石路趨九枝抵中箐且搗永寧蒐賊窟穴部署既定越中讒解去兩帥爭兵而閔羅顧望流言兵不當繇土城公怒曰藺之有土城猶渝之有佛圖也羅自畏賊耳而唱言不當出土城阻壞大計我卷甲疾趨土城首當賊衝彼亦將曰余馬首是瞻耶大書榜軍前先市仁懷兵敢退一步者斬諸將股栗莫敢後軍中需餉亟仁懷米運梗大丙灘水悴石嚙輿諄叫號公炳香禱于神須臾水長二

丈亂流而濟軍聲騰踊沸江水賊借水西兵十萬來援勢張甚我前軍少却捍子軍覃懋勳挽白竹弩連中之賊大潰轉戰數十里斬首萬餘級遂破古蔭縱火焚偽宮闕五鳳樓發掘冢墓確颺其齒骨癸亥五月十三日也明日破土城逆寅中鎗遁去父子竄逆水西龍場壩公畫渡河三策決計請濟師制府中羅帥語檄緩師期而內召之命至或曰賊其釜中矣盍歲事而後去公笑曰枕戈坐甲勞人事也飲至策勲以俟能者往謫滇時夢朝見神宗皇帝袖中出川扇三曰若爲我手持遺皇太孫今三川扇動隻手撐持

以還聖主死可以報命神祖他何望哉其劬躬者事
有功不伐皆此類也公入朝逆奄竊枋兒孫滿朝右
公風骨稜稜孤峭行一意奄黨怒奄亦怒奄不知公
何等人也糾奄章滿公車封進不踰晷奄黨曰彼將
比而殺公既而阿頌厥臣取次勸進公脩光祿寺竣
具疏報聞奄黨曰光祿內府衙門也彼敢無一言及
公乎奄積不能平先後陪正會推皆不報卒嚴旨削
奪人謂奄怒未息也舟次靜海盜入帳中鉞刃交習
僅而後免慄慄擣心殄殪不寐日經紀家事封題緯
繡夜篝燈列子姓談說平生惋惆乃罷卒之日治具

召親好道故歡飲夜分客散良久痰懣嗑喉頓愍而
絕越二日大歛弔者揭面衣色墨血殷始知有異推
其痰衷排側上以隱國惡下以殺黨禍生謝朱游之
和藥灰免楊震之露棺忠臣孝子之用心可謂至于
此極嗚呼悽矣公爲吏明習法律典除擊斷不以遷
人寓公傳遽其官在南曹西爨王豐肅煽天主教盤
踞禁地公曰此漢之米賊唐之末尼也爨自誇風土
物力遠出華夏公以紙筆畀兩爨隔別雜書舛誤不
相合羣公奉爨教者皆口噤無以應而放屏之議定
徐庶人冒宗糧五百餘人詢諄部郎囂囂莫可制公

奉旨清理擇宗長一人按籍點視如闔兵伍清虛冒
三百餘歲省五千餘金而宗糧得以時關領貧宗請
名屬內守備老疾不得上籍條歸本部類題著爲絮
令署廣東道澳彙奔告紅毛將犯香山請兵請餉請
木石以築墉垣兩院計無所出公曰此狡彙嘗我也
兵取諸粵餉取諸澳墉垣紅彙所規取可毀不可築
也已而彙警寂狀澳垣日築百丈遣中軍領精兵數
千戍澳諭之曰墉垣不毀澳人力少也吾助若毀不
兩日糞除殆盡彙省記前事喟曰是故爲南祠郎逐
我王豐肅者自是少戒心于我不敢盡奴視漢官矣

暹羅貢使以通天犀角二象牙四爲餽通事曰勿却
恐失遠人心公曰漢官吏啖蕃舶寶賄動引柔遠爲
辭國有人矣何必我若以不受舶貨失遠人心職任
其咎請自我始彙使驚歎謂百年來所希有官滿度
庾嶺武弁德公者偵知公什物不具密運檀梨諸美
器臚列嶺下公曰吾將養汝輩與爲縣官佐緩急豈
爲此累累者耶不亟去有一炬在吾篋中殘書敝衣
悉以伴汝皆羅拜感泣而去公歷官不通問弓劍不
動支贖緩北歸不載南物北唐孔戣其能強立及返
孤行自遂以此而淹薄冗長有功不省錄亦以此在

軍中擺落文法與士卒同甘苦募兵措餉指畫要害
籠絡駕馭樞闔錯出秦良玉官女都督入援而驕請
以客禮見公曰不可以軍容亂國典良玉帕首鞞袴
膝行而前降堦延登慷慨慰勉佛圖關之役女將軍
腰刀先登斬首千餘級斬關復渝功多南北將之驕
墮毛糧兵之條鏃在手禽縱自如薛帥敗大風堽帳
下夜驚傳呼賊將偪合手刃三人乃定渝城未下杜
將軍請委千人用古填城法公不可曰城行下矣千
人命可惜也每下一城救死扶傷收贖擄掠生前不
可量數嘗籍記攻蜀將士功狀敘行間勞苦推言之

曰通于義命之說者而後可與談兵斯千古用兵之
質的也天啓初余官宮坊班朝並馬知其行事甚悉
楊左都勅奄去國公携酒餽餞于都門司吏喘汗奔
告上御門須引奏傳呼甚厲公曰嚴譴國法也餞送
私情也上知之庸何傷安坐卒爵周詳拊慰徐舉鞭
拱揖而去舉子上章投匭公弗與封親知請問曰內
人許彼矣公正色曰幸甚公以是言教我疏不封我
必去我不去疏必不封兩言決耳言者面墳赤而去
蜀事定戴劉兩監軍交訟余以質公公笑曰軍前盜
販火藥常事耳劉營販戴營亦販雖我營亦未嘗無

之彼以爭而訐吾以不爭而免何庸重齒牙于其間
哉聞者服其心之公論之平也余旋觀當世賢士大
夫靡不糞牆屋厲廉隅精神芒角著見眉目間公低
眉俯躬下視雅步端詳和易口出氣恐抵突人崑山
相媚奄枋國雅故往還不見崖異朝謁少間與書生
學子講論制科懷袖出兔園冊沈吟諷誦訢訢如也
一旦當大事抗大節山立嶽峙颺發霆掣笑談咳唾
足以驚爆一世吳民擊殺緹騎奄黨議屠吳城盡掩
捕江南名士不附已者公抗言于朝曰蘇松財賦要
地衆怒如水火此令夕下明日揭竿反矣退而正告

崑山公縱不念桑梓獨不爲丘墓子孫地乎崑山心
動謁奄伏地告哀事得解諸嶽嶽平視公者咸歎伏
誥曰仁者必有勇吾庶幾于公見一人矣公娶史氏
累贈淑人子四人廷棟官生廷柱廷楨廷枚皆庠生
廷枚妾丁出所謂彌月兒寄孥于荆者也女四人孫
男七人崇禎十二年己卯葬吳縣作字圩之賜塋先
帝卹錄忤奄諸臣重敘川功部覆裁予三品祭葬贈
一級蔭子易名酬勞彝典闕如乙巳歲御史劉學詩
抗疏條列兵薄城下寢不覆廷柱洵經禍亂大懼先
人風烈湮沒件繫事狀漬血成書將謁銘舊史氏而

廷柱又卒子世奉其墜言請追銘嗚呼公有後矣銘
曰
五湖輕心昔所傳金鳧白虎鍾此賢左官九歿投燹
滇金鍛火浣精且鮮蠶叢盜發井絡騫投筆叱馭膺
戎旃血誠噴薄天日旋弱頭虎子奉弭鞭已渝險阻
賊壘堅佛圖重關高刺天老將憑城量肉填錦車女
帥奪隘先再鼓藺穴飛灰烟焚尸颺骨臍膏燃指麾
三扇收三川神祖有命詒孫亶丙灘魄運神鬼牽師
武臣力何有焉爨之初旦天步艱檻車方笥相鉤連
身填牢戶誠何愆不若懷忠歸下泉夕陽亭在臥榻

西叶白蜺墮藥胡連蝮大鳥引吭泣樞前爾卜爾筮
胡不狀扈從我后扶虞淵三靈九廟其舍旃地軸倒
翻天漏穿江山故國胥墓田魂兮來歸毋淚漣秋霜
夏日耿萬年照我銘筆永不鏹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九

墓誌銘

福建道監察御史贈通議大夫太僕寺卿謚忠
毅李公墓誌銘

公諱應昇字仲達常州江陰人也舉萬曆丙辰科進
士選江西南康府推官徵拜福建道監察御史天啓
乙丑逆闖魏忠賢矯旨削籍爲民明年丙寅矯旨逮
繫考死詔獄閏六月初三日也年三十有四崇禎
元年孤遜之上章訟寃詔復官贈太僕寺卿予祭葬
給三代誥命蔭子入國學弘光元年遜之疏請補謚

予謚忠毅嗚呼國家闢宦之禍燃于振熾于瑾而焚
灼于忠賢公入臺班則忠賢燎原之日也公連章切
諫謹逸遊罷內操停立枷皆以剪鬪機芽而落其角
距既乃條列十六罪具奏欲上從兄序班奕茂攫而
焚其藁公曰兄能攫我腹藁耶方炳燭繕寫而應山
疏已報聞荷切責乃抗章踵其後曰臣堂官楊連紂
東廠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皇上不立加誅逐而
憐其不辯目爲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也于真萬真
無可辯也于罪萬罪又不勝辯也忠賢不能自辯而
明旨代爲辯則中旨可聽其僞傳乎閣臣可聽其爰

立乎外廷可聽其交結乎老臣可聽其驅逐乎生殺
可聽其指麾爵祿可聽其掌握兵柄可聽其在手出
入可聽其僭擬乘輿乎皇上雖念其犬馬曲示包荒
朕罪狀既著疑端已開疑則思自全之計急則作走
險之謀蕭牆之內隱憂滋大臣爲皇上計莫若聽忠
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騎虎之危卽爲忠賢計莫
若早自引退以釋中外之疑而乞帷蓋之賜而臣所
私心責備者君側不清罪在宰相一時富貴有盡于
秋青史難欺不能爲劉健謝遷者恐亦不能爲李東
陽倘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當是時魏廣微

依倚同姓驕蹇朝右中朝呼爲內外魏莫之敢指公
疏摘抉及之廣微大恨而新叅幸其無主名可乞餘
光也亦多口愬公以自固會初冬頒曆廣微不至享
太廟又後至公訟言力攻且曰皇上宜戒諭廣微繹
敬慎之旨安臣子之分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
窟與言官爲難庶幾上可以報聖明而異日亦可以
見乃父于地下廣微旣附闈疾視其父允貞所交友
立名砥節之士人咸謂允貞無子廣微淡慙于露章
也益恨公刺骨而崔呈秀者闈子之魁也巡方無狀
總憲高忠憲公屬公其藁彈治呈秀微服夜行長跼

求解公叱去不許遂與廣微比而愬公廣微謀廷杖
斃公蒲州韓公力持之罰俸一年明年三月削籍歸
里又明年假織監疏急徵詔獄吏榜掠楚毒侃侃不
少屈畢命之日賦詩二章東向拜書以別父母越三
日兄應炅出其屍骨肉斷爛竟不知其歿何狀也嗚
呼二正之季闈官以人主爲尸盜弄魁柄旋踵撲滅
于國家猶無與也天啓之禍煽于羣小廣微呈秀以
忠賢爲尸而羣小捉刀蜚矢飛謀釣謗又以廣微呈
秀爲尸國家二百餘年長養之元氣愛惜之人材攻
穴芟薙如蟲之自食其肉不盡不止公當考掠時每

大聲呼籲二祖列宗迄今三十餘年國魚爛矣世陸沈矣宮鄰金虎胥化爲飛塵餘燼矣祖宗在天之靈將安在乎將安籲乎起公于今日不知其撫膺陷胸又何如也斯可爲痛哭也矣公爲書生專勤誦讀不知環堵外事筮仕刑官剖積案讞疑獄招擬平反一字出入雖老文法吏無以難也少負才華銛利如切玉及爲奏牘益工勾稽援據以敬輿子瞻爲師法論天下有三患曰彘狄吭背之患盜賊肘腋之患小人腹心之患三患不除是生三病邪氣生而元氣削且病外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內庸醫側出補瀉雜披

助客邪而伐真元則病醫鑿鑿乎醫國之藥石而病者弗省也辨奸指佞劈肌中理奸邪如王永光九首百足沓口岐舌終不能自解免而去羣小固懾公風裁亦兼畏其筆鋒也公爲人易直安雅却行側立悛悛如靜女退士遇大節颺舉蠡涌不可禁禦銀鐙及門道路詢懼與父母訣別握衣肅拜安詳如平時抵郡城與其師友吳鍾巒徐時進酌酒賦詩抗手而別臨終詩云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其于患難死生之際正定不亂如此公始祖桓烈公至元中統軍元帥墓在河間之寧津其孫佩金虎符世守

江陰家焉入國朝世爲儒祖果父鵬翀母孫氏娶錢氏余宗女也生一子卽遜之公家世孝友奉父訓如師保將之官父戒之曰我力耕有餘貲春糧釀黍歲時餉汝汝但飲彭蠡一杯水耳及就逮拊背慰勉曰行矣國有忠臣我有孝子矣公旣沒淑人奉養尊章庀治喪葬撫九歲孤遜之斲狀強立人謂忠臣之室有女宗焉弘光乙酉後公二十五年卒又十三年丁酉遜之乃卜諭塋于曹莊之新阡備禮大葬奉大父母窆主穴而公與淑人窆昭穴昭國恩成先孝也於是整齊遺文論次年譜以許光祿譽卿之狀請銘余

爲之執簡欷歔泣而受命銘曰

郊牛之角食于懸鼠薨薨螟蠚賊我禾黍杯人醜
扇讒夫和聲螳子不戒大厦以傾嶽嶽李公簪筆
持斧名刊飲章身填牢戶善類燬矣邦家之災滄
海橫流九廟沈灰江鄉故國諭塋巖窠龜趺豐碑
烏頭綽楔金錢尚方丞徒將作黃麻紫書照耀夜
壑漢津有梁斗杓不沒甌山敦丘自有日月丹心
碧血磅礴輪囷赤岸黃壚蔚爲慶雲天開地闔元
氣在茲鴻朗莊嚴徵此銘詩

老居人世朋舊凋殘江上故家尤歎衰落得見足
下風神氣骨宛狀忠毅眉目生動不覺悲喜交集
也隧道之石謹受嘉命涕淚漬紙久而削藁往年
作應山諸公文字在天路坦夷之日腸肥氣盛筆
墨馳騁今世運而往志氣衰颯每一執筆不勝山
河陵谷之感雖復敷演成篇亦往往如楚人之吟
楚囚之 鼠憂蚓泣豈足以舉揚遺烈慰仁人孝
子之深思乎知足下義心苦調亦當爲之掩卷而
太息也聽鸞佳什感慨激昂惜繼聲者無其人耳
遠承垂念草率附謝不一

故廣西道監察御史高陽李府君墓誌銘

余往與高陽李文敏公同出吾師孫文正公之門文
敏以長兄事余既貴滋益共御史君文敏之從子也
御史沒既葬其子琰瑄撰述行狀以上史館瑄遂踰
淮涉江重趼入吳介文敏舊誼請銘于余余何忍辭
按狀君諱發元字元毓保定府高陽人也曾祖叅政
公諱某祖文學公諱某文學弟贈閣學太子太保文
敏公父也父明經公諱某贈文林郎寧波府推官娶
王宜人生五子君其仲也君少負淵敏與文敏齊名
括羽鏃礪自爲師友孤貧力學冠挂履遺摺擢胃賢

凌紙怪發文敏自謂弗如也三十補諸生甲子舉于鄉經明行修歸狀素風甲戌舉進士授寧波府推官詔獄繁興文書堆案精心鈎稽以平反求生爲務忽狀而睡煥狀而興佩觿解結如發芒背交臂歷指皆謂不寃用治行第一內召甲申之難慟哭不欲生久之乃出受命廣西道監察御史巡視兩淮鹽課戎馬旁午鹽竈崩潰殘商捧足慟哭君垂涕撫諭抗言上請以淮商所積垣鹽六萬引還商辦鹽商乃稍出趨事旣而爬搔利病次第修舉發引目救商本掣鹽禁越俎章凡十上最後和盤打算謂定窩招認殘商寧

死不願惟有量力行鹽一法照新例一引納兩引之價照舊例一引行兩引之鹽事易修明法最畫一商竈謹呼謂李公生我君考鏡二百年淮南鹽政爲官議者十一爲商議者十三爲竈議者十五爲課議者十三當分崩潰決之時講承平疏理之法古方新病其與幾何乃一切寢閣汲汲乎固結人心爲商請命振衣挈領灸病得穴鹽課漸登後來者始可厝手而君以癆瘵屬疾移病抵家遂不起於乎惜哉狀稱君孝友篤摯居父及大母喪擗踊毀瘠沈疴累年居鄉捍大患賑大祲鄉黨歸仁焉廉潔自矢囊金積帛逆

却如糞溲聳善抑惡矜愚砭頑片言攻訐若避蜚矢
風期濶達不施戟級酒酣以往抗言在昔擊節高歌
決裂肝胃與朋友共蓋樂易軒闥倜儻不羣之男子
也緇衣好賢傾心善類于燕好范閣學質公于越好
劉通政念臺倪尚書鴻寶馮天津留仙司馬鄴仙小
夫壬人鈎黨病國者如毒蛇螫手唯恐不得斷而去
之其遭際坎陷不獲少發舒于本朝則天也余嘗論
之爾雅敘四極北戴斗極爲空相間世而出偉人稟
受斯氣以驚爆宇宙高陽云亡南北諸君子咸與廟
社俱燼譬諸經星隕墜則奔星徇如雨而後者殆不

可勝數如君者其亦隕星之最後者與銘曰

斗極之下觚竹空桐光岳氣合篤生駿雄餘分閏
氣錯落紫宮奔流不返有光熊熊湯湯高河烈烈
朔風幽都筋角鳴彼角弓書命兩朝奕葉顯融舊
史刺辭以訊無窮

方孟旋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方氏名應祥字孟旋衢州西安人也惟方氏
遠有代序唐白雲先生于隱居桐江孫旺宋禮部尚
書謚獻肅始居西安子孫遂家焉曾祖景溫祖車

父文炳世有壹行文炳娶鄭氏生孟旋孟旋六歲讀

書能記他生之所習弱冠而學大就茹古涵今浩無
端涯應舉文字自闢阡陌收視反聽耽思傍詢浮天
濯泉籠挫萬物既而聯翩拂悅勁出橫貫啞鐘忽鳴
黃雉變雄呖熨澆漓撥斲萎敗卒降于經術道理醇
如也未及三十橫經講授額狀為大師萬曆甲午選
貢入南國學祭酒馮公避席以詔六館丙午與余同
舉南京同年生遮道指日以為衣冠有異也丙辰舉
進士除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天啓元年覃恩贈封
其父母轉禮部祠祭司員外陞郎中乙丑陞山東布
政司叅議兼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奉母喪歸除服

而卒崇禎戊辰六月初一日也享年六十有八遺言
葬明果寺鉢孟山近父母之兆孟旋孝友異他兒三
歲飲母乳留其一以飼弟長老嗟異之奉太宜人于
畱曹七十介壽僚友門生登堂拜母衣冠以為盛事
東行版輿扶持入署三日而歿踊地椎膺哀動行路
聲酸氣咽越三年如始喪君子以為死孝也孟旋娶
鄭氏繼娶王氏生一女嫁徐應立無子以從子有章
為後今歲癸卯件繫事狀裹糧渡江請余追銘其墓
距孟旋歿三十有七年矣於乎孟旋忠誠樂易洞朗
軒闢文行鬱茂海內皆知為端人君子若其生平以

君親爲天地以朋友爲性命以吉人善類爲頭目腦髓食飲飢渴呵摩戰瘰非有使狀者也部黨畫地情僞沸羹孟旋以直道爬梳以真氣吸取護持良善蠲除螫毒疾呼咷尅骨搏顙揶揄手笑不復省顧而其革面者或寡矣推孟旋之志誓將使世道昌明黨論歇絕狼子豹孫胥落其角距拔其血牙化爲卷阿之鳴鳥而後愉快惻怛悃悃結檣傾寫如師子之捉象兔如毒龍之視人畜移山填海隆墀永歎窮老盡氣終不衰止余故交海內鉅人卓犖豎立者多矣若儒門所謂君子仁人佛門所謂菩薩誓願者吾孟旋其

庶矣乎八十餘生每思以殘毫枯竹效片言于知己微有章之請雖有意論著齟齬不先自發孟旋有子矣孟旋長身脩頰如羽人劔士振衣抗論風飄拂生髭髯間角巾大帶盤擗矩步杯酒淋漓談讌契濶殘燈月落顯顯狀如在目中蕭伯玉言嘗夜渡桐江見孟旋坐月影白髮鬢鬢下垂兩頰戍削頰東坡所云畫須菩提者余自癸亥別孟旋不復相見此語尤可思也銘曰

崇禎初元孟旋奄逝人之云亡占曰殄瘁岸則有谷谷則有陵精靈觝禦鬱而上升碑石有金斧柯

爛矣天游地極元氣不歿

孫長君墓誌銘

孫長君名之芳字洸聞高陽太傅文正公之冢孫清苑知縣銓之長子也太傅復五城功授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戊寅十月十日高陽陷太傅闔門殉節清苑父子守官得免長君聞訃瀝血具奏天子震悼議卹一日夜抵家改棺以歛殯太傅埋齒骼舐血營收歛諸父昆弟之血戰駢歿高陽者踰月清苑奔喪至拮据負土庀治窀穸長君農力以相伙助焉天地崩坼風雨漂搖君以宗祊大故勉出就官于闕受命

飲承夙夜祗懼壬寅月卒于都司之公署年四十五命矣夫太傅有文集百卷長君慮兵火墮突瘞而封諸牆下茅元儀鉞之南都乙酉以城陷燬長君之闕拾煨燼補斷齧縮食就工剡甫竣而病歿弟之藻請于容城孫徵君刊定高苑所撰太傅年譜亦先後告成事嗚呼藏吾師之事于身後二子也夫長君生五子樞枕柱栢枕枕自闕扶柩歸葬載先集與俱瓦燈柳翼與梨棗錯置以是爲長君營魄所棲宅也於是扶柩來虞山而請銘白首師門頽仰三世遂相向噉狀而哭其何忍辭銘曰

析木迢迢神臯膺九嬰繼作蕩爲焦土覆巢遺
卵不絕如縷臥薪枕塊誰謂荼苦越吟執珪楚冠
軍府紀季入鄴春秋所許哀哉強歿視不受拊整
衣循髮下見乃祖鈎陳環敬如君所赤幘絳鞬
從以風雨湯湯高河歸祔堂斧我篆銘詩慰汝終
古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九終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

墓誌銘

光祿大夫贈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文
通鐵山王公墓誌銘

高郵鐵山王公舉天啓乙丑進士令大田仁和二縣
以卓異聞忤執政左官量移饒州司理稍遷戶部郎
崇禎末東西交訐縣官急才用邊略推舉備兵通州
通爲神京左臂奸宄豪右盤互窟穴公通明強直奮
髯抵几彈治肅朕東省劇盜跨州連邑遂舉特簡往
撫簡士馬設方略龍山七營諸賊次第就縛如獮狐

鼠未幾有總督遼薊之命當是時流氛披猖廟算旁
午兵食交匱撫鎮一空謀國者非以辦賊責公也病
急求醫趨舉之而已矣誤國者亦非欲以掣肘困公
也無米索炊姑聽之而已矣公以一官兼理督治之
重任既孤掌而難鳴以獨身控陵京山海之危疆雖
鞭長而莫及以二萬餘叢長坐甲之疲兵支數十萬
百戰建瓴之強寇分身不能剜肉何補雖復酒血臨
戎靴刀誓衆而前知其不可爲矣在事經事抗疏條
奏請分設薊遼二督勿兼顧東西以誤封疆請留近
畿兵碁置屯守勿遠戍關外以空肘腋請撤寧守關

命遼鎮抽練馬步精兵呼吸應援勿以賊尚未渡河
偷餘隙而忘警急其言皆刺心剋骨劈肌中理取次
報聞而已事益急請急徵天下勤王兵命遼鎮臣登
壇受鉞而身自任援剿斬首輔陳演頭竿之軍前以
謝天下事不效則斬臣以謝演奏未及報而寇已陷
雁門乃倉皇用公言臨遣閣臣督師辦寇命公星馳
守關公抵關未浹日抽兵束馬宵征赴難而都城已
失守矣公當艱危受命已誓必死具含玉歌虞殯古
之介夫猶能相厲而况于公平入援則不及攀髯則
無從納弘演之肝何以報命嚙霽雲之指誰與乞師

喪亂甫息便命頻頌天地爲籠逝將何所公于是幡狀而起彈冠振衣以赴風雲之會所謂天實爲之而非其所歿之本懷也嗚呼天之方蹶誰秉國成輕疆索如奕棋委聖主爲孤注號咷氣盡飛走路窮心傷廟社之銷沉目觀山河之斷送公其如人何以千金一壺之身當大厦一木之任九域颺迴三精霧塞洪流寧抑于手障嵐風詎返于口吹公又如其天何旣而星移日轉葭動灰飛精白一心陳暮佐命起廷評歷副貳掌邦政陟綸扉誠可格天言可底績上尊畫像寵異于生前殊錫易名便蕃于身後昔者伊生五就

拜幣聘于有莘仲父一匡謝溝瀆于堂阜楚材晉用國士所以長嗟秦智虞愚賢哲爲之永歎于載而下夷考公之本末猶將歛噓煩醒執簡流涕而况身當並世撫塵接跡者乎嗚呼其可悲也已公諱永吉字脩之一字六謙揚之高郵人生于己亥年十一月二十日卒于己亥年二月初六日公之喪至自燕嗣子明德奉敕寵命大葬于躊躇山之原屬龔大憲孝升序次行狀而以隧道之碑來請惟公歷官行事嘉謨偉烈勤景鐘而書冊府孝升之狀躋矣雍門之琴興哀牧豎蓋山之泉赴節絃歌余爲公誌沉吟抑塞有

餘恫焉古之爲文者行狀以上史館牒考功墓誌以
質幽竊訊來者舉例各有例當故其文亦不得而同
也銘曰

光岳之氣有合有分淮揚維揚挺生俊人運叶半
千照鄰庶幾昔秦今王蔚爲民譽出宰百里史畏
民懷精金能割直絃不回嗟彼驕人浮石沈木以
我迴翔謝彼謹詠白翎羣飛蒼鵝告哀持祿有人
急病乏才公居冗散物望突兀譬如稠林直木先
出乃監畿輔乃撫齊魯乃督薊遼疲馬彫弓空拳
徒手鍛翮課飛絆足責走賊之間臣拘我綸閣俯

摸淋稜仰視巢幕叫號泣血百不一聽河決魚爛
大命以傾龍胡天高鶴表地絕枯腸寸斷愁心千
折烏頭馬角魚腹鯨波百死不死有神護呵黃冠
歸里白馬有朝丹地密勿紫閣岿巖國資元龜時
仰箴貶生踐棘槐沒增班劔舊績未愬新恩洵加
挹彼注茲天咫不遐高原鬱紆靈旗徙倚宰木南
枝墳樹西縻哀哀孝子篤念陵谷徵辭舊史琬琰
是告茫茫桑海沉沉劫塵斧柯有朽告于斯文
故宮保大學士孟津王公墓誌銘

近代儒者不講六書之議自李茶陵楊新都後幾爲

絕學天啓間孟津王公覺斯蔚起詞林以六書爲已
任如李監之生開元也公之學書也鳥跡壁書夏銘
秦刻梵淨佉盧三元八會莫不窮究宗祖極命傍生
秘閣諸帖部類繁多編次叅差蹙衄起伏趣舉一字
矢口立應覆而視之點畫戈波錯見側出如燈取影
不失毫髮是爲公之書學與酣筆落滌墨濡神蠅頭
細楷擘窠狂草風雨發作于行間鬼神役使其指臂
師宜之揮壁子敬之掃帚天地萬物有動于中無不
于書發之是爲公之書才勁而不猛若鷹隼之戾天
豐而不沈兼翬翟之備色所謂藻曜而高飛書之鳳

皇也巖廊弘敞簪裾肅穆戢銳于內振華于外昔人
稱徐季海書有君子之器焉是爲公之書品狀而公
之爲人于學于才于品則又有大焉者請移其書以
論之苞孕古今囊括典俗辨經史之源流萃斯文之
體要或一揮而數制或一飲而百篇行則口占臥則
腹藁人曰公之學博而敏官吏局以史事擅長官坊
局以公望倚重事崇禎先帝于北啓沃講筵論列邊
計鑿鑿不爲竅言事弘光皇帝于南獎護忠直疏解
禁錮侃侃有以自處人曰公之才明而允疎節濶目
坦衷直腸推賢讓能不啻口出慰藉饑渴常若由已

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不附翕熱嗜香之黨以山水爲
園囿以歌咏爲鼓吹以文章朋友爲寢食人曰公之
品逸而端生平規言矩行動止有常既入北廷頽狀
自放粉黛橫陳二八遞代按舊曲度新歌宵旦不分
悲歡間作爲叔孫昭子耶爲魏公子無忌耶公心口
自知之子弟不敢以問請也辛卯六月禮白帝于華
山度毛女峰度回心石自傷晚賦詩以見志登蓮
峰望大壑自詫善載腐軀朽骨屏營不欲下者久之
烽火噩夢彳亍告勞抵家未浹日飾力長逝於乎悽
矣昔金元亡後故直學士王若虛從之與渾源劉祈

東遊泰山至黃峴峰憇萃善亭謂同遊曰汨沒塵土
中一生晚年乃造仙府遣其子前行視路垂足坐大
石上瞑目而逝公與從之皆王姓皆有聲翰苑從之
遊秦而解形公遊華而長往百年而下記二岳遊者
其將比而同之耶否耶從之遺民舊老微服東遊而
公有事祭告泰華之靈視兩人之遊迹亦將如世眼
之差別耶否耶達削成四方不知天不可升矣白帝
少昊之司百神之所家代祭告虔之時神祇涖止盼
嚮赫狀其亦有靈爽憑焉而挾以俱往邪公易簣時
云有仙迎我蓋知之悉矣公諱鐸字覺斯河南之孟

津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具在國史祖 父 俱
以公貴贈如其官祖妣 氏妣 氏妻 氏俱贈一
品夫人公生于 年 月 日卒時年六十有一子
五人葬于某地之某阡余與公同官交好酒蘭歌罷
談說生平輒以不朽爲託故于其子之請銘不敢以
老病辭系之銘曰

鴻朗莊嚴昭有融光岳氣合生駿容魁顏偉幹聲
如鐘珠囊玉杯推國工西清東壁羅心胸廣履細
旃達帝聰槐廳柳院聲寔隆駕鵝雙飛五馬東延
登受策憂心冲飈迴霧塞天夢夢吁嗟一柱頽昊

穹高文巨什琬琰崇海涵地負無終窮八分三體
追高蹤下躡義獻上斯邕鸞翔鵠峙驚鬱葱魚頰
鼻頡何匆匆縹緗素流蠻戎豐碑貞石爭磨礧
如椽筆補造化工誰云文藝徒彫重蓐收別館少
昊宮巨靈高掌光熊熊車箱栝矢與天通燿火旣
舉登蓮峰玉漿金醴觴芙蓉歸來竹杖成茅龍揮
手高揖青鳥公滹南羽化將無同金天帝醒移策
封昭王博銘翳蒙茸華陰授璧懷抱中天門詆蕩
秋禮終佳城鬱鬱開中嵩我裁銘詩依變風千年
吐氣成白虹

故福建建寧府推官待贈吏科給事嘉善柯君

墓誌銘

昔人重進士科有司謂之座主今翰林典春秋試事亦稱座主師資之誼自昔而朕雖仕至卿相亦必曰出某人之門比其衰也座主門生菀枯遷改或掉臂以去或掩面而避朝盈夕散比于虛市辛酉秋試余時舉于浙者百人計終始不相偪背者六七人而已此六七人者今既不可復得余雖不欲子朕顧影自歎其無徒也其可得乎嘉善柯君六七人之一人也君累試舉進士司理建寧五年謝事里居十五年而

卒其子給事君聳謁余江村苴經稽首哭而請曰唯先子出夫子之門願有述也嗟乎給事身在日月之際不以老髦捨我而以不朽其親爲託則君父子間家人私語契濶談讌其念我可知也古人以人世相閱託末契于後生余之所期許于六七人者暮節頽景可益信不誣于給事之請爲之泫瀾涕洟執簡而輟筆者數矣其何忍辭按狀君諱元芳字月傳先世莆田人慶元路學正仲爵始居嘉善之甓川祖年九十有二邦人推爲壽考父慷慨多施予母趙氏君弱不好弄才筆能沾丐數人年二十五舉于鄉余旅見

之目曰端視而神穩必君子也五上公車報罷帷燈
緹灰淑慎如處女丁丑舉南宮見于漳浦黃公公曰
之如余益自礪曰吾得奉教兩夫子有餘師矣居贈
公喪有聞服除授建寧府推官建寧介入閩上游靡
茸獷悍號爲難理君爲政釐積案薙宿蠹焚速訟懲
簪筆慎平反杜請託老文法吏雁鶩列行受署莫敢
仰首周視案牘亭擬閱實每歎曰彼爲隱忌峭刻之
文暴揚燕私黠污惟簿其如人子孫姓若何且獨不
爲子孫地乎其大要以覈官評正刑書持大體養元
氣兩署郡篆再署甌浦按行屬城所至辦肅他鷲擊

毛舉者顧弗如也浦寧接壤壽寧江山麻錠賊盤互
剽掠君募壯勇設關謀擒賊首五大王餘黨竄伏君
還郡監司倖功僨師顧以遺寇嗾君坐鑄一級已而
賊復嘯柘浦約日取浦城君署部詞知之午夜勒郡
邑兵分道掩捕質明七十餘首反手就縛諸大吏驚
而相告是果能辦賊非縮胸縱賊者當君鑄級時屬
邑令夏爨仲黃石公奮袂與直指抗辨請解符印去
而閩人亦相率訟言于朝卒用得直蓋崇禎季年當
宁厲精吏議與清議猶能互相摺拄舉閩而他可知
也甲申用理績殊異行取第一未及上而國難作解

官歸隱太孺人在堂長筵孫子遂閒居奉母之志給
事令棗陽內召君喜曰自今可以舒眉坦腹長爲逸
民矣簾閣綈几著書不輟優游考終飾巾待期近世
士大夫所希有也君初舉進士觀政得贈公家書心
動曰無疾病何以非手跡耶請急馳歸及門而贈公
病革矣執手慰問扶抱進袍服奉觴再拜贈公領之
而喜蓋踰月而後歿人以是知搯臂嚙指古孝子非
虛語也爲舉子病咯血良醫搖手相視夢三丈夫診
病前行者却指第三人曰能療汝君拜之以藥一丸
投盂水戒飲盡手摩頂數周輟大吐雜狀謹曰愈矣

芬香迸口齒間越翌日里人以脩三官祠來告問其
巾服則所夢也自是病良已易箒時語所知曰吾生
平無愧心事此時較有得力處頻申瞑目如入禪定
蓋君之居心制事清明誠一與神明通者久矣君享
年六十有二妻俞氏子卽聳已丑進士今吏科給事
中余惟君內行淳古服官廉平金聲玉色美不勝書
也以一言蔽之曰厚夫世風之日趨于薄也猶醅之
薄而爲醕也醇酎百末醅醜九投用以奠東皇而享
太乙非厚不可余以老民野史叨載筆之任愴歎于
君臣父子間庶幾使世之梔貌蠟言囂狀相命者知

物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所以鏃厲而歸厚也銘曰

漢世公卿皆稱長者風流邈矣史失求野游光射
聲頭角熊熊如鐘鏘號其內則空塗車曷駕木鳶
不舉如尸土龍而祈降雨溫溫恭人職思其居樸
邀悃偪歲計有餘仁厚之名淡無可喜如酒九醞
咀嚼彌旨火膏炷光土膏脉發德膏厚矣匪薶胡
掇武原之南流泉日陽膺膺鮮原迺迺藏鄙寬
薄敦古也有志我鑱銘章來者是爲

亞中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叅政管延平府事朱
君墓誌銘

君名曰燦字靜之家世大梁宋南渡徙昆山祖熙洽
舉進士官貴州按察司副使父萊母徐氏舉萬曆壬
子鄉試署懷遠教諭崇禎末由國子監丞歷工部營
膳司主事弘光元年復職慈禧宮成陞福建右叅政
管延平府事未行而國難作矣君爲監丞甫一日城
守事亟用推擇添主工部派守永定門門首當敵衝
控弦游奕不絕中人立燈竿掛敵樓劇戲如小兒巡
視大臣唯唯君正色折之不少避解嚴補膳部視西
城河工管試驗廳監脩閱武門馬棚所至與中人交
蹠算金錢估工役磨牙鑿齒岐口沓舌君洗手授事

勾稽彈駁中人咸目誼之未有以中也久之用倉厥
事鐫級臨清使竣坐馬棚事下獄閱九月得白狀
竟用是罷君之督臨清厥也瀕行敵騎大至監視高
起潛引兵躡之分城西東而陣高陣城東微道臣高
捷撤城內河西浮橋出郭外以渡師河西民擁衆不
聽撤捷逃匿不知所之君奮袖往大呼傳諭曰高監
兵欲西者捍禦東面敵保城池也今擁河橋不聽渡
敵飄突抵城下此時欲撤橋濟師晚矣民謹應曰敢
不惟命我師渡而東敵騎解去人言國家之壞由于
中人爲其蠹蝕國本資寇謀敵如蟲之兩口自齧也

狀則河西之役寺人橫身却敵監司容頭僅免其忠
邪勇怯相去又何如也嗚呼先皇帝以神聖之主遭
逢多難中官朝士疑信參用卒之兩相基間兩相誣
諉國家事如無柁之舟無錘之稱浮沉下土莫知適
從一二郎署小臣輿譎疾號橫流一葉曾何救乎敗
亡如君者可勝歎哉乙酉元旦北向擗踊清明日拊
膺哭曰乞兒馬醫瀝酒漬地十二陵誰奠一盂麥飯
耶忽忽臥病無生人之樂辛卯二月年六十有八患
風痺以殘嗚呼其尤可悲也君少從長姊夫王淑士
游學討論經史場屋之文最有原本天性孝友內外

無間言居官廉辦不苟取予其與人不翁翁熟亦無
 崖岸嶄絕之行因淑士交李長蘅及余皆有終始娶
 周氏生子陞臣歲貢今富陽令繼譚氏生階臣塚臣
 皆諸生女九人孫男女六人陞臣以某月某臣葬君
 朱夫圩之高原兩恭人祔焉以父執故乞銘銘曰
 丹樓如霞兮衛河湯湯清嘯不遐兮尺組猶長衣
 冠月出兮寢園薦荒歿而猶視兮回回北却眇朕
 書生兮與國存亡涕盈其銘兮孰知我傷
 懷遠將軍進階安遠將軍錦衣衛指揮同知北
 鎮撫司掌司事王府君墓誌銘

崇禎九年烏程枋國興勞修朱並之獄而余首及難
 大金吾希承風旨鍛鍊具獄獄三上上不許詔下東
 廠公謝廠事家居扼腕歎詫召廠故吏告曰起大獄
 殺大臣骹大法蒙蔽當宁衛代閣剗刃而廠代衛受
 名不已慎乎吾雖謝事舊刑官也庸敢不以正告諸
 人聞之股栗具以公言白廠璫璫大悟屬所司推鞫
 盡得鈞連文致狀上震怒尸三奸人于闕下烏程罷
 不再召命法司釋余方獄急人莫知也楚人汪雲卿
 客公所請以告余公屬曰闕之毋使烏程知而恚我
 烏程歎又囑曰終闕之虞山將大用吾不欲知而德

我也汪生爲余言公之長者如此越二十載歲在丁酉公卒于淮安之寓舍將葬次于侍御燮撰事狀請余銘狀稱公掌詔獄前後平反大小百四十餘件奏疏累二百章未嘗有寄請他比廋歿一人如汪生所云公閱不言者狀不具列也余乃爲按覈本末大書首簡而次及其行事曰公諱宗德初名崇德以崇禎紀元易焉其先楚黃陂人世系籍京師起家歷東廠理刑掌刑北鎮撫司掌司事累升指揮同知封懷遠將軍覃恩進階安遠將軍公幼孤事母篤孝嘗使至江南食楊梅鮮鱗投箸泣曰吾母未嘗此也坦衷好

善急人之難甚于已溫文易直不斬立崖岸燕處向晦肅衣危冠坐凜如也爲刑官每謂尚德緩刑書以戒子姓嘗脫人于厄暮夜裹金來餽閉門却之亦竟不以告人也卒時年七十有九娶徐氏繼娶李氏子六人長雍中壬午鄉試副榜次卽侍御燮中崇禎丁丑進士歷今官次庭官金吾言癸未榜武進士賓廉皆弟子員女一人孫男女若干人嗚呼論獄于東廠難言之矣委寄嚴密疑鬼疑帝伯州犁之上下其手孰知其狀華合比之坎牲埋書孰爲之徵武安侯之蜚語王長君之乘間改形易貌旁行側出閣衛之狡

者叅居其間抽偃師之機而收漁人之利於是乎詔獄益不可問矣公與余無私交不避權要公正發憤其大意則欲爲國家持三尺法搢柱閣衛存國體扶士氣發明主上神聖無使煬竈食角之徒陽施陰設而歸其獄于明主豈獨爲禁近申職掌哉昔在孝廟時掌錦衣牟斌戚畹出李夢陽于獄夢陽秘錄備載其事今之志錦衣者徵焉余舊待罪太史氏史失求野吾猶及載筆其敢避而不書或曰狀不書誌書之可乎曰狀之不書公之志也書其綱不系其事使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史家之法也狀旣引之矣誌安得

而沒諸銘曰

國有禁獄版西東黃門北寺寄命隆椽人竊枋天
夢夢左執鬼宮右殤中閣衛參立假神叢宮鄰金
虎神鬼工飲章錄牒葦笥同垣牆貫索占不空公
奮隻手抉霧雩矢心掉舌質昊穹鼠狐滅跡豺虎
窮天晶日明光昭融欽哉宸斷吾何功比干賜策
帝所庸高陵深谷星紀終丹書白筆隨秋風竹枯
骨朽誰適從野史執簡貞石壠明訊青史幽玄宮
故孝廉內鄉許府君墓誌銘

內鄉許府君諱維清字仲如萬曆癸卯科鄉試八上

春宮不第崇禎辛巳五月十七日卒于家年六十有四其子宸舉庚辰進士授河津令葬府君于虎頭山之原繼室王氏李氏耐焉越十有七年歲在丁酉河津歿歷中外歷官按察使以陝西布政司右叅議兼按察司僉事覃恩贈府君如其官乃件繫生平勒爲事狀俾舊史氏謙益刻爲隧道之銘按狀府君先世晉之曲沃人曾祖貴占籍鄧州之內鄉祖存仁隱德弗耀父評中嘉靖乙丑進士官陝西行省叅政二子皆領鄉薦府君其仲也內鄉人李公菴由翰林出外僚才名籍甚所稱于田太史也于田與大叅公過從

摩府君頂謂非凡兒以其子妻之府君繼室李則于田之弟之子也府君辟咍庭訓不離典籍少游外家上下議論得以沈浸文府縱橫辨囿視世之俗儒小生夔虺憐而蠖蠓覆者擲筆抵几視之蔑如也公車罷歸大發其藏書橫經藉史貫穿鈎鎖浩汗演迤著作滿家大叅公病小極輒謝春試杖函燕閒考文徵事大叅公喜曰古人以黃妳養老勝異棖宿肉多矣教戒其子稱引內外家風正色動容凜於夏楚爲令手書元道州春陵行以寄曰民貧可憐毋乃謂使臣不如賊也流賊躡中州繕城除器毀家紆難賊肉薄

登城誓歿擊却孤城屹立者十載府君力也府君元配早卒繼李生一子卽按察使宸也側室生宣家官爲弟子員皆以禦寇死女一適李占鼇罵賊析骸以節烈聞孫女及曾孫男女具狀中舊史氏曰余觀慶曆以來學者日趨浮僞游揚庸剽務華絕根中州李于田陳晦伯以學殖爲能事世莫之尚也府君胚胎前光博聞厲行學問淵海得之于田爲多按察君鍾美豐物君子之澤禕焉胥天下之學者蠟其言梔其貌其中枵狀無有而懵不知返也取道于中州之學殖北轅而望崆峒無偏背焉敘府君行事趣舉其外家之學使後之尚論者望崖溯流有以知古學之從來則亦古人之志也大參公之歿也鄉人請祀鄉賢祠今以府君從焉斯古所謂鄉先生歿而祭于社者與余之銘公也特書之曰故孝廉內鄉許府君之墓以府君之生平所以重粉榆徵琬琰者固于是乎在系之銘曰

末流俗學相蔽蒙取青媿白矜魚蟲象物銜世如土龍河汾有儒師文中獨抱遺經追國風結繩掌故羅心胸羽陵蠹飽宛委窮蕙蘇薈蕞將無同弱冠搖筆凌南宮退飛宋鷓淹蒿蓬書生憂國心忡

仲獨當一面江漢衝黑雲壓城礮碎空樓櫓却敵
完崇墉翟泉鵝飛告閔凶身先陵谷歸吳穹有子
趾美賦彤弓金章玉書耀鼎鐘舊史考德訊瞽宗
逢衣席帽神所庸千秋孝秀齊中嵩埋銘幽隧光
熊熊

遼東王府君墓誌銘

歲在戊子十一月遼東王府君卒于其子江寧清軍
副使言之官舍明年己丑葬于某山又七年丁酉副
使君以余舊待罪太史氏職司文字請爲其銘謹按
副使君所撰行狀次而書之府君諱可登濟南之長

清人嘉靖初著籍遼東曾祖璽祖守亨父道平母季
氏府君少喪母稍長喪父後弟甫週歲零丁孤苦依
其姑及舅氏頡羹櫨釜徬徨啜泣年三十爲司倉者
傭書手繭指瘵端勤自如張翁憐而愛之妻以小女
始有家矣力作修業數致千金急難叩門不以無爲
解緣手散去意豁如也囊篋少羨分其弟及甥敝衣
苴履食客滿堂人或甚之笑曰我生是和尚相何刺
促自苦已而撫使君摩其頂曰此萬金產也吾何憂
蓋府君之生平孝友易直儻慕義有異于常人如
此舊史氏曰吾聞之銘者名也所以名其爲人使其

人精神顏面有傳于後世也韓子之銘王評事也敘其文書銜袖之事銘李侍郎也敘其篤信方藥之語千百世而下讀其文者談笑諷諉如或見之今之爲辭者緣飾各行鋪陳盛美欺生諛死貸口借面雖其大書淡刻碑板狀而按其中固枵狀無所有也則亦何怪其速朽哉副使君之狀其父也信其乞銘也徵其實而已不以文亦猶行古之道也居今之世能不誣其親于身後又安能使世之爲銘者不代人以誣其親斯其教世者遠矣余故受其請制而銘之不敢辭銘曰

歲攝提格我識使君盱衡抵掌噓氣成雲東方之美有珣玕琪是父是子鍾美在茲續辭考德文不求備訊于來世展矣無愧

樂安唐君合葬墓誌銘

吳郡唐景錢景宋葬其父母于婁門之新阡屬梁谿進士華君撰行狀而來請銘余聞古之人所爲誌其人者知其爲人則取徵于行狀行狀者所以狀其人其人之鬚眉馨欬面目舉止顯顯狀見之紙上不但書其族出生卒也狀而不似其爲人癯也而肥黔也而皙短也而脩則所狀者非其人也蘇明允曰所恃

以作銘者止在其行狀耳而狀又不可信嗟夫難哉
今唐君之狀則狀之可信者也狀君之少曰君七歲
失父哀動路人貧不能就傅借讀鄰舍有難字挾策
徧詢路人稍長通解文義練達事理鄰里有疑難片
言斷決長安推爲觴斝其孤貧強立爲家收子如是
狀君之壯曰君娶周早卒繼黃氏勤勞共儉依君起
家早夜異糧擊鮮以奉寡母而以其餘爲德于鄉平
糶以賑饑斥田以助役修橋梁甃堤岸以便津涉念
友人枕膝之託以愛女妻其子教其二子爲儒鋤礪
各行斤斤如也其急病好修爲鄉長者如是狀君之

老曰君晚遭喪亂厭薄世故飯僧禪悅爲白衣道人
有謀舉鄉飲賓者君掉頭曰焉有卉衣椎髻而嚙肺
啐酒升歌鹿鳴者乎病知大期趺坐向西而逝其措
枉晚節爲國遺民如是狀旣出吳之人與故賢令李
侯皆證明之曰信余是以次按而誌之嗟夫世道交
喪人盡刦也貪者刦財黠者刦名其黠之尤者乘時
憤亂刺取國家大故與人間殊絕驚爆之事以夸大
其祖父以燻亂青史幽以欺謾鬼神胥自家狀之失
實始今君之子能乞埋銘以不朽其親而又取徵于
言之可信者以爲狀舉若是則世之刦名以誣其親

者或尠矣雖其鄉井翁姥無關於琬琰而斯世之爲蘇明允者必將有取焉余是以具論之銘曰

荆南之唐質肅始授書徒吳悅山水十有八傳楠蔚起書生任俠輕趙李君奮孤童踵祖趾周官六行納孔軌儒風俠骨禪送歿子孫含章荷天咫述德考行尺蹠紙辭從主人斯可矣舊史刻銘削繩紫誰之徵者老蘇子

明故王府君合葬墓誌銘

故餘姚令王子曰俞率其子今大行禮謁余而哭曰先人卽世十三年始克葬十四年未有刻銘歐陽子

之云以有待也嗚呼今則已矣兩尊人見曰俞鄉舉而不及見曰俞與禮偕雋南宮也兩尊人劬躬壽後不知子若孫食其報陵谷貿遷一紀于茲又不知其食報而不克終也金銷石泐終天而已矣唯是隧道之石所以不死吾親者敢以累夫子拜已又哭余亦噉狀而哭乃考据行狀誌而銘焉府君諱 邑之文學里人也祖承恩邑諸生九踏省門不第父有德修一行精易學古之蜀莊也妻瞿氏生四男子府君生十齡負米十里外以寄宿春娶于張異張宿肉飲助顧養退噉糠覈歡如也府君執親之喪過時而偻扶

病執引攀號動路人歲時上冢夫婦伏土啜泣漬淚
濕土如上瀆焉府君友于諸弟叔弟歿枕屍而哭有
我在勿以妻兒故猶視孺人洽比妯娒季叔有違言
其婦呵之曰使我何以見丘嫂也府君豈弟易直急
病讓彘邑惡子捶門詬詈府君曰安之將自及孺人
曰去之懼以我滿貫也府君舉倍稱之息爲人輸稅
贖罪孺人典衣襦以償指其二子曰數此爲契齒矣
府君少却游女白首相莊垂簾閉戶謝絕教戲至今
家人目不識棋枰博局邑屋所未有也狀累數千言
舉其大者昔者北齊劉獻之謂學者曰百行殊塗准

之四科德行爲首若能入孝出弟忠信仁讓不待出
戶天下自知倘不能狀雖博聞強識不過爲土龍乞
雨術惑將來于立身之道何益乎府君自恨孤貧廢
學聞兔園講誦聲輒徬徨不忍去夫婦媿德誠心質
行獻之稱孝弟仁讓備矣子孫鵲起振華揚德不出
戶而天下知信矣邑井澆漓羣蜚刺天磨牙鑿齒如
不終日率府君之道言坊行表規重矩疊士大夫不
以土龍術惑爲能事飲羊秣馬之俗寧不洒狀一變
哉余昏耄諛聞援獻之之言准于四科以正告鄉里
亦聞胥塾師之所有事也府君生嘉靖癸亥卒崇禎

庚午正月年六十有四子三人次曰俞與其子澧同
舉癸未榜進士曰俞知餘姚縣乙酉挂冠歸里澧今
官行人司行人孫男女曾孫男女若干人初澧之生
也府君夢庭杏盛開中有碩李遂字之曰李旣以澧
命名語轉而狀也曰俞鄉舉人謂必速飛府君曰未
也當與澧偕澧髮甫覆額耳人言君平授生王氏再
世良有徵也銘曰

國于天地元氣渾龐條葉被澤碩大繁昌三事大
夫都人士女宗鱗集翼德輔克舉抑抑府君應杖
褒衣釐爾女士裙布唱隨家人婦孺風氣滿盈豐

芭憇遺莫匪周楨于公高門比干賜策郁如陽春
萌甲散柝祀同馨宗名在冊府燐彼土龍况乃人
虎七世之廟百世之仁鄉人子弟眎此刻文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一

墓誌銘

尹孔昭墓誌銘

萬曆中余應鄉會科舉取友三人焉曰嘉定李流芳
長蘅江陰尹嘉賓孔昭其人皆聰明特達樂易淡蕩
恬于營進而急于君親疎于勢利而篤于朋友淺于
世故而澁于文字禪悅辱與余交古人所謂兄弟也
但各姓耳長蘅晚謝公車孔昭仕僅至監司啓楨之
交相繼溘逝余晚晚無徒老而不歎今復捫淚而誌
孔昭之墓悲夫孔昭祖淮父延壽家世爲善人孔昭

奮跡爲儒落筆染翰溺漉研削小生已酉中鄉試解
元庚戌舉進士名家驚爆海內褐衣敝巾與故人酒
徒縱飲阡陌間意自如也讀書不穿穴章句伸紙爲
古文短篇疎行簇簇有新意老于文學者弗如酒酣
興發輒爲歌詩商歌曼聲淋漓自喜作江上竹枝詞
云河豚雪後春猶淺刀鱗風來水已波攜酒江邊吹
笛坐那山今日出雲多長蘅吟賞不置謂老鐵諸人
無此風味孔昭不自以爲能事吟罷輒削藁或過而
忘之矣孔昭魁顏皤腹腰有傲骨官中書舍人如眉
着面無所與於世憂時謀國攢眉壽心不以冗長爲

解奉使過清流關穿井幹而出平沙千里腰刀怒馬
箭鏃摩戛慨賦詩曰莫道時清關失險勇夫重自
閉春秋余拂廟壁讀之駐車歎息而去晉兵部職方
司員外募兵山東登蓬萊閣望醫無閭慨有勒白山
弓黑水之思久次出爲僉事提學湖廣意忽忽不懌
辛勤其官而卒天啓壬戌某月某日也年五十有一
孔昭于禪家自詭有得能拄禪人于句下一夕醉酒
破雲棲尸羅戒截髮剪爪然燈懺除不肯自假易也
里居過從促數解衣脫帽臥瓶覆杯語無町崖雜以
諧劇晚好擘偏旁解字時時以指畫肚自誇新樣嘗

有詩答余嘲云三點成伊君識否好來墨海問狂夫
間有妨難都盧一笑而已酒酣以往把盞顧余高歌
白樂天待君贊彌綸之章戟手長嘯一似重有屬者
而余踧踖未敢應也已未春送長蘅落第詩云海畔
逢錢大叮嚀莫作癡長蘅持扇示余曰此孔昭三千
里一言也余方在酒所潛狀泣下所謂兄弟而各姓
者詎不信歟於乎可哀也已孔昭妻花氏生三子自
道後孔昭幾年卒亂後亦卒已亥十二月自
道之子謀諸婚家尚書清河公庀治窀穸卜葬
某地之新阡蓋孔昭之歿至是三十九年而始克葬

家貧世亂懸棺而封用庶人禮道路皆傷之於乎是
余之罪也夫其忍不銘銘曰

大江滔滔兮黃浦粼粼風迴霞縠兮唯子之文君山
月白兮江聲吐吞軒豁欬笑兮子之營魂江山如故
兮千秋有人澆花載酒兮尚酌子之古墳

蕭伯玉墓誌銘

黃魯直戒人子弟諸病可醫惟俗病不可醫蓋俗之
爲病根乎胎性成于熏習寔多生異熟非氣力學問
所可驅遣余交海內賢士大夫風操不一若其居狀
不俗得免于魯直之訾警者惟吾伯玉而已伯玉諱

士瑋姓蕭氏江西泰和人南齊西昌侯叔誅之後入
國朝有爲潭州刺史者曰尚仁尚仁之子用道靖江
王府長史用道生暄累官禮部尚書三傳生一傑爲
河南府同知廉平有聞娶王氏生三子伯玉其長也
伯玉有雋才爲文章奇肆奔放萬曆壬子舉人丙辰
成進士壬戌廷試除行人司行人崇禎元年冊封秦
府同官當使琉球規避相排擠伯玉爭之力左遷光
祿寺典簿出補府僚壬申改南大理評事轉南禮部
祠祭司主事申明洪武欽錄簿以國法扶佛法嚴禁
僧徒之掠禪宗賣詩句者而酒肉博塞次之改吏部

自文選歷考功郎中不以南曹冷官少自假易楚師
拔營南渡畱都騷動伯玉抗言曰毋勾卒毋登陴毋
徙民居高皇帝陵京在是開九門以延之誰敢闌入
大司馬倚以稍強弘光 南渡遷光祿寺少卿拜太
常寺卿移疾還里陪京繼陷自屏草野嘻嘻咄咄野
哭祈死辛卯四月十三日卒于西陽之僧舍年六十
有七伯玉之爲人易直閒止天性淡宕登第後爲園
于柳溪名曰春浮極雲水林木之致將之官輒低徊
不肯出曰勿令春浮通我南評事除服携家而北過
拂水丙舍流連度歲愾狀賦詩返棹其于榮利聲勢

泊如也故其生平無俗情清齋法筵圍壇結界閒房
棊几橫經籍書門牆溷廁皆置刀筆驛亭旅舍未嘗
不焚香誦讀也故其生平無俗務在官則單車羸馬
蹙蹙退朝居家則鐵門銅鑲剝啄絕跡以朋友爲性
命以緇衲爲伴侶以雜賓惡客煩文調語爲黥髡痕
痂故其生平無俗交通曉佛法精研性相起信則截
流賢首惟識則穿穴窺基四部之書刊落章句淘汰
菁華我知其無俗學于古今文章辨析流派褰剝砂
礫眼如觀日手如畫風我知其無俗文無俗詩也嗟
乎古之論士必先品而後才鶴之在陰也鴻之于陸

也鷺之于飛也潔白孤迥超朕無所與于斯世而世
不敢以凡羽畜之如吾伯玉者魯直所謂能醫俗病
者也棲遲冗長迴翔卿寺自喜爲俗人所鈍置潘生
有言抑亦拙者之效也豈不信哉伯玉有二弟曰次
公季公教誨之漩澗因果之緯繡檀度之囊皮有無
則問次公爨鼎之款識書畫之譜牒園池之標峰置
嶺則問季公至于楮柱法門鏤刻經藏肉燈骨筆唯
恐後時則三人者相與共之伯玉出而借其二弟幅
巾道衣同形影共眠食天親也亦善友也入而與羅
淑人清槩明燭理丹鉛談名理良朋也亦法喜也伯

玉所以能擺脫悠悠望古逢集世出世間故自有曠
劫因緣豈偶狀哉伯玉妻贈淑人黃氏生子一維明
寧都訓導先三載卒女嫁鄒忠介子燧甥文鼎文英
皆殉義歿繼室封淑人羅氏伯玉既歿庀喪事者季
公之子伯升仲升皆蕭氏之不俗子弟也伯升曰飯
僧補藏吾伯父與吾父之慧命也必以藏事春浮伯
父之所以釣游也必以葬虞山夫子伯父之師資也
必以銘乃卜戊戌冬十一月葬伯玉虞山麓屬陳孝
廉作行狀而來請銘崇禎初枚卜閣員伯玉遺余方
寸牘曰政將及子勉赴物望余以閣訟下獄伯玉謀

于李忠文間行走使賫千金爲納橐餽此伯升兄弟
所未及知行狀闕載者銘曰

三界牢獄韁鎖沉錮啄腥聚羶長夜不寤厚地濁泥
墳壚雍闕帝搏黃土薶瘞俗骨虞山重掩白雲所族
點蒼韻碧以待伯玉梵猿夜呼命鳥晝響風偏霜秋
霞催月上我刻銘詩被除俗情誰云云者山谷老人

陸孟鳧墓誌銘

吾友孟鳧陸氏諱銑攻舉子業才華妙天下累試失
舉以歲貢授無錫教諭除廣西潯州府推官最考陞
養利州知州致仕甲午八月二十二日卒于虞山里

年七十有四祖璋父垣家世爲善士妻唐氏先卒有弟能詩而瞽無子以從弟爲後女三人幼者委繯就位里之士友暨內外姻相向而哭咸曰孟鳧孝友順祥淑身善物學不逢年善不壽後論定累德將于是乎在干是其執友錢謙益拭面而言曰孟鳧長余一歲並游郡學出同車入同席余蓬垢跳浪不可人意孟鳧威儀庠序舒雁行列如也余登甲科官禁近孟鳧久次諸生泊狀自守無躁心無退色余罷枚卜孟鳧始入官懸車之與初服蓋交相恤也孟鳧仕而歸余亦釋纍囚還里亂後握手有梵志出家之歎孟鳧和

而辨易而立弱者取杖焉强者取衡焉競練者取則焉其助我以旁行四句則我之舟筏也嗚呼孟鳧已矣吾誰友其門弟子黃子翼聖哭而言曰吾師之道合于周官之師儒與漢史之用文學者理溥爲刑官椎髻卉裳端委教化猶臯比生徒也贖錢自束矢已上署字輒泚筆不下決杖呼晷手未嘗不汗握也解裝垂橐僅給粗糲居室庫溼蛙黷雜處常庀五十金購藏冊比卒不能益一鏹其廉可知也善爲人治病惡風扎瘥躬自謫視市兒村嫗攘肘袂不知其爲故使君平生卒無厓岸之行無鈎距之智無詆讎之

言擇木而陰循牆而走仁心為質老而益共嘖呻語
笑皆吾師也嗚呼吾師逝矣吾誰仰方外之友石林
源公合掌太息曰君儒者也于吾師之六度有合焉
施藥利生施也寡欲少殺戒也柔和善下忍也由是
以樹進幢濯定水游智刃望三度而趨不淫也憂末
法楷狂瞽標正眼目微言夔狀嗚呼善友亡矣吾誰
侶言已凡與于哭者皆曰信越五月卜葬以十二月
日窆芝川之先塋其家來請銘余曰諾銘有微矣微
余之言其不以為思皇之士伐木之友乎微黃子之
言其不以為鄉先生沒可祭于社乎微源公之言其

不以為外修儒行內闕宗風者乎凡所以微孟鳧者
盡是矣駢花洒葉示有文序搏沙傅膠示有眷屬牽
絲結綬示有官位儒林瞽宗示有名稱法門之鑰乍
啓而旋閉慧燈之燄將然而遽熄因在多生果非一
劫斯則資人天以證明仗佛力為撈漉者與嗚呼孟
鳧可以誌可以銘銘曰

虞山蜿蜒兮琴水粼粼麟傷鳳逝兮聞其無人青簡
栖篋兮漉囊在門佳城一閉兮墓草告陳歸心法王
兮一字染神誓願如芥兮刻石不湮

黃子羽墓誌銘

子羽姓黃氏名翼聖子羽其字也世家常熟之塗松里弘治中割隸太倉萬曆己丑進士叅政陝西諱元勳者其考也崇禎以諸生應聘起家蜀新都知縣陞安吉州知州致政以歸者其歷官也爲人孝友順祥自牧若處女居官扞難者事以廉辦聞歸而修香光之業自號蓮蘂居士吉祥善逝者其生平也卒于己亥十月八日春秋六十有四其所享年也葬于秦圩祖塋啓兆而合祔者太原文肅公之孫女其令妻也瑜子也侃孫也曇曾孫也嫁于楊而寡依其父學佛者其女若也爲詩清新有雅思序而定之者徐元歎

也師資游好垂四十年作蓮蘂居士傳凡數千言旣而刊繁去華撮略爲銘以庀其子若孫者老友虞山錢謙益也其辭曰

昔我有友季穆孟鳧陸介而羣何峭而孤晚有二友安期元歎周削町崖徐標風岸婉婉子羽處四人中桐流新露蕙轉光風子羽于友推賢讓能齊其躬心如弗克勝彼四人者交樽子羽如眉著面目鼻相與先帝號咷哀纁師薦綃頭赴徵分符繁縣清心置水劇手理絲爬搔痲瘵惠此窮黎賊躡楚蜀突如乘城樓櫓瓦震鼓角地鳴泣告父老矣人牧忍吾赤子

餒彼擇肉腰刀誓衆首帕裹足瓦擲礮車炬然烈火
成賊崩奔餘黎鼓舞令散金錢婦无酒脯昔唐項城
李侃婦楊蜀人作誦豐碑頡頏進典方州四海南奔
壁壘整暇乾餼不愆三宮肝食六師夜呼悍相心折
捧手而去脫屣畏塗束身首丘長爲歸人夫復何求
小歸故鄉大歸淨國遺民次宗古有遺則輕安調心
嘔和涉世外脩儒風內闕真諦兒女團圞身世整齊
飾中期至抗神告別觀音忍苦歸心合掌氣息一絲
佛音琅琅老宿歎息禪僧愕眙衆香國裏彈指去來
余曰往生胡可擬議曰考終命斯則可矣如人洪飲

屢舞叫呶酪酏眩暈嘔噦而逃有夫燕喜洗盞揚觶
百拜三爵以告成事展如子羽不替初筵客賦旣醉
監史肅狀是爲吉人是爲考終斯言不夸儒佛理同
我撮傳文篆銘幽竈蓮葉開敷以質天眼

華徵君仲通墓誌銘

丁酉四月予訪仲通于錫山仲通扶携及席納履再
拜故國老民垂白相向夜分懽悽別去予告王子雙
白此老雖盲方抵掌時目光閃閃射燈檠上可畏也
是歲仲通年六十予爲矐目篇以壽仲通喜曰青天
白日予自茲可以引鏡矣越二年己亥予再訪之病

不能出越一月雙白以訃來仲通二月二十三日卒矣其二子毀瘠踰禮將葬泣血撰事狀介雙白來哭而有請嗚呼仲通之志也夫子忍不銘仲通諱時亭常州無錫人高祖補菴先生諱雲舉進士官刑部郎曾祖鴻臚復誠祖光祿之亢父守吾先生母陸氏娶顧氏繼氏生二子瞻祖祀祖也葬在某地之阡華在南齊以孝子顯名三十一世至仲通割右股以療母父病革捨命籲天請代人謂華世有孝子補菴爲邵文莊入室弟子實開東林講席仲通學于高忠憲考德問業鏃礪風節猶補菴之于二泉也人謂

補菴有孫少承守吾家學離經博習涵畜演迤作爲制義驅濤湧雲樞衣講論執經滿堂表敷先德其父遂以諸生祀瞽宗人謂守吾有子忠憲之被急徵也仲通先期刺知之忠憲從頌整衣冠依彭咸之遺則仲通相之也奄黨詰責漏洩詔旨甚厲人咸指目仲通陸儒告其夫兒能爲范滂可矣二老人復何憂監司素重仲通不竟問仲通意自如也忠憲旣歿仲通褒衣大帶自命東林弟子文文肅公倪文正諸公交口薦樽門弟子日益進井邑遷改介居墅哭著春秋法鑿錄箋注易書三禮其書滿家甲乙以後蜚語連

染命在漏刻仲通口講指畫著書不輟曰吾向者分握三寸管從忠憲于地下今遲之二十年矣嗟夫忠憲歿于昔日則爲漢之蕭望之仲通其朱游也令忠憲不歿于昔日則必爲宋之文履善仲通其謝翱也仲通之師弟與東林相終始其自命東林弟子宜也仲通介特自愛豁達好施予患難相歿德不望報嘗之紹興過故人關司理道聞王生寃扼腕白之司理屬具牒平反仲通緋閱案牘甫削藁竟顧茫茫朕目因是失明亂後兩遘大獄卒以瞽免人以是知有天道也錢謙益曰近世東林之黨論有宋之僞學也古

之講學者使人學爲仁義以孝弟爲大坊而世之所惡于講學者凡以禁人之爲忠孝而已忠孝之名不可禁則巧指之曰僞學學而僞則忠孝胥僞矣僞忠孝之禁立則真不忠真不孝者一無鞭避而世道于是乎陸沉矣仲通澡身浴德砥礪廉隅孤立于師友彫藻講肆崩潰之後豈非東林之收子與惟仲通爲真孝爲真忠爲東林之收子則疇昔之規重矩疊歸狀師表者相與出力擠之不盡不止獨何心焉與數十年來忠臣孝子旣與國家同盡矣而纖兒壬人惡直醜正蠅蠹相負不可終窮今之追僂東林旣爲黨

魁戎首者彼誠以忠孝爲厲已必欲斬艾之俾無易
種其流毒不滋惜與予之銘仲通也匪仲通是爲庶
幾藉以望讒說于斯世且使斯人之徒或聞而少愧
也旣又長言以爲之辭并寫余之所以哀仲通者其
辭曰
謂子有目兮孰矐而矐之謂爲無目兮胡昭質之不
虧梁崩及兮天柱隳昧芥目于一塵兮炯千秋之在
斯嗟十日兮徒爾爲金銷石泐兮黨論不施五緯芒
寒兮砥柱曷斲刻好辭于琬琰兮宜陵谷其永垂

周安期墓誌銘

故太宰吳江周恭肅公有曾孫一人曰永年字安期
宗建字季侯與余俱壬午生以書生定交余與季侯
同舉萬曆丙午相繼中甲科季侯入西臺忤奄拷歿
賜謚忠毅而安期爲老生自如季侯歿安期視余兄
弟之好益親故予知安期爲詳余初交安期才名驚
爆不自矜重攢頭摩腹輸寫情愫久與共居而不能
捨以去其待後門下士亦狀諸公貴人聲跡擊憂爭
羅致安期安期披襟升座軒豁談笑不爲町厓卒亦
無所附麗邦君大夫虛左延佇箋表撰述必以請材
官小胥錯跡道路間值諸旗亭酒樓捉敗管捨寸幅

落筆聲簇簇狀緣手付去終不因是有所陳請以是
知其人樂易通脫超狀後人勝流也爲詩文多不起
草賓朋唱酬離筵贈處絲肉喧闐驪駒促數筆酣墨
飽倚待數千百言旁人愕眙驚倒安期亦都盧一笑
以是歎其敏捷而惜其不能深思徒與時人相騁逐
也父季華府君篤老安期扶持如嬰兒與二弟踐更
侍寢以終其身哭季侯也過時而悲二弟善小詞工
畫出以示余喜見顏而不啻身爲之也家世奉佛王
母薛夫人禪定坐脫寔期稟承父叔刻藏飯僧誓終
紫柏付囑窮老盡氣若營其私蓋能以儒脩梵行稱

其家風者也晚年撰吳都汰乘餘百卷蠹簡鬻翰搜
羅旁魄其大意歸宗紫柏一燈標此土之眼目又以
其間排纘掌故訪求時務庶幾所謂用我以往者弘
光南渡詒余書數萬言條列東南戰守中興建置事
宜鑿鑿可施用余將疏薦而未遑也亂後移家西山
與余執手噓噓酒半脫帽垂頂童狀顧影長歎以謂
老可踐而死可貫也丁亥八月發病不汗卒無子以
季弟之子人收爲後生四女皆適上人與其妻沈氏
合葬吳縣之藤箐山旣葬弟永言承肩泣而言曰吾
兄已矣其生不獲以功名顯有志于文章禪悅皆有

緒言而未竟也夫子其何以表之使其無憾于土中乎余曰安期學道人也功名之與文章其能立與否皆有命焉我知其無餘憾也安期植善根深矣佛言食少金剛終當穿骨安期之食金剛不爲少矣雖未臨終正定所有善根不唐捐不淪墜佛有要言可無疑也而吾與子何足以知之姑略次其生平以志于墓又長言以爲之詞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安期者其辭曰

歲在敦牂兮三人以降先弱一个兮碧血如虹惟我與爾兮晬晚過從俛仰昔游兮颯如雨風吳趨清嘉今宛雜雍容春明柳市兮夕陽花宮染翰未慙兮酒杯不空浮圖蠹矢兮長橋漂紅梵志歸來兮皤朕兩翁又俾我獨兮如歷失蛩斲詞告哀兮歸命法幢長夜一燈兮庶吾子之不夢

隱湖毛君墓誌銘

兵興以來海內雄俊君子不與劫灰俱燼者豫章蕭伯玉徐巨源德州盧德水華州郭胤伯浮囊片紙異世相存各以身在相慰藉不及十年寢門之外赴哭踵至余乃喟朕歎曰古之老于鄉者杖屨來往在在東阡在在北陌今諸君子雖往矣江鄉百里雞豚近

局南村河渚之間尚有人焉吾猶不患乎無徒也少年間黃子子羽毛子子晉相繼捐館舍咸請余坐榻前抗手訣別嗟夫陸平原年四十作歎逝賦以塗墓意迺爲感今余老髦殘軀慣爲朋友送歿世咸指目以爲怪鳥惡物而余亦不復敢以求友累人所謂託末契于後生者將安之乎斯其可哀也已子晉初名鳳苞晚更名晉世居虞山東湖父清孝弟力田爲鄉三老而子晉奮起爲儒通明好古強記博覽不屑儷花鬪葉爭妍削間壯從余游益深知學問之指意謂經術之學原本漢唐儒者遠祖新安近考餘姚不復

知古人先河後海之義代各有史史各有事有文雖東萊武進以鉅儒事鉤纂要以岐枝割剝使人不得見宇宙之大全故于經史全書勘讎流布務使學者窮其源流審其津涉其他訪佚典按秘文皆用以裨輔其正學于是縹囊細帙毛氏之書走天下而知其標準者或鮮矣經史旣竣則有事于佛藏軍持在戶貝多濫几捐衣削食終其身芒芒如也蓋世之好學者有矣其于內外二典世出世間之法兼營并力如飢渴之求飲食殆未有如子晉者也余老歸空門撥棄世間文字每思以經史舊學朱黃油素之緒言悉

委付于子晉子晉晚思入道余觀箋注首楞般若則
又思刊落枝葉迴向文字因緣以從事于余而今皆
不可得矣悠悠人世可爲興悲豈但東阡北陌而已
哉子晉爲人孝友恭謹遲重不洩交知滿天下平生
最受知者故令應山楊忠烈公所莊事者繆布衣仲
淳張冢宰金銘蕭太常伯玉也與人交不翁熱撫王
德操之孤卹吳去塵沈璧甫之亡皆有終始著書滿
家多未削稿其子皆鏃礪者學能弄而讀之異時有
聞焉子晉娶范氏康氏繼嚴氏生五子襄褒表表展
襄袞皆先卒女四人孫男女十一人生于己亥歲之

正月五日卒于己亥歲之七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
一越三年辛丑十一月朔葬于戈莊之祖塋銘曰

君爲舉子提筆如虹丁卯鎖院訊于掌夢明遠麗譙
蟠龍正中口銜珠書山字冠空兩旛旁列史右經東
明年改元歲集辰龍高山崔巍觀象在崇爰刻經史
敬嗣辟雍秦鏡漢囊表應受終魯誥既藏竺墳攸崇
玉牒縹筆昱耀龍宮刳塵浩狀噩夢衝衝維茲吉夢
帝命克從翠如嶼如有丘宛隆文字海光長賁柏松

王德操墓誌銘

吳有隱君子曰王君德操諱人鑑先世隱淪持齋奉

佛德操與其父生不茹葷血俗人謂之胎素德操疎眉削頤面色竊黃振衣禪褻風骨稜稜狀望之知非腥腐酒肉人也年十七學詩從居節士貞游士貞得句法于王伯穀德操經其指授遂以名家其稱詩和平婉約似其爲人朱絃清汎不務嘈囀清氣宿心發于妙指非以學而能也家居綵雲橋下老屋席門蠅蝟網戶客至樵蘇不爨清談移日已而垂簾閉肆佛火青熒膜拜趺坐居狀退院老僧矣吳閶詩酒之社德操未嘗不往軒蓋雜還笑語喧逐遊塵飛埃空集筵几德操頽狀其中如入禪觀已事而竣猶無與也

輕舸短屐薄遊吳越間與名公高人沿討風雅眺覽名勝意有所之襍被便去曹能始歎曰此道人可以彈缺客目之邪少授金剛于耶溪法師中年走曹溪禮大鑿肉身承事憨山和尚歸授記雲棲命名廣寶法筵清衆投跡如市各僧老衲半爲伴侶與草衣道人爲塵外交紅牋小字頻數問遺齋廬餅拂每雜著懷袖間余題其小像曰猶有閒情難忘却虎丘明月馬塍花德操微笑而已德操年六十九始舉一子小字曰四郎辟三姊也崇禎甲戌秋余與李孟芳毛子晉偕過德操酌酒布席命四郎出拜孟芳曰德操意

鄭重付囑將以穉子累子晉而以墓中之石累牧翁也越庚辰年十月德搯卒其孤瀉依子晉以長娶魚開封侃之孫女暉勉持家亦既抱子而德搯葬于滸關外竹青塘白石山未有刻文瀉謀于子晉奉德搯遺言拜而有請嗚呼余忍不銘瀉字僧祐所謂四郎者也瀉與其子亦胎素如其父祖銘曰

中吳遺民自王賓迨邢參落落閭史穆穆德搯避世牆東蓬蒿沒齒履和養素貞不絕俗斯亦可矣旌行表微續往哲之記以俟君子

薛更生墓誌銘

君諱正平字更生華亭人也晚以字行字那谷號曼老夫少爲儒長爲俠老歸釋氏灰石頭城下葬于方山之陽年八十有三子二人長逢次暉君懷奇負氣糞溲章句小儒每自方阿衡太師崇禎末主上神聖憂勤將相非人國勢日蹙君早夜呼憤草萬言書上之冀得旦夕召見平臺清問從何處下手庶幾國耿可振而天步可重整也取道北海經牢山聞國變慟哭欲投海歿同行者力挽之歸歎曰吾今日眞薛更生矣更名所以志也少習禪那與雪嶠有雙髻之約晚參浪丈人于天界諮決心要悲生悟中淚下如雨

安立道場和合僧衆經營伙助不惜頂踵啞羊驅鳥
投體兩足逢人禮拜如常不輕講筵懺壇三朝六時
專勤抖擻先至而後罷者必君也故宮舊京麥秀雉
雖登臺城瞻孝陵望拜悲歌彷徨野哭又以其間觀
星占象占風角訪求山澤椎埋屠狗之夫人咸目笑
君八十老翁兩脚半陷黃土不知波波刼刼何爲也
平生好著書橫豎鈎貫學唐之覃李子金剛周易陰
符老莊下及程朱孫吳各有纂述作孝經通箋發揮
先皇帝表章至意取陶靖節五孝傳附焉謂靖節在
晉宋間不忘畱侯五世相韓之義古今之通孝不外

于此激而存之以有立也其用意深痛如此病曠滋
甚畫字通語昴伊法師城南開講輒側耳占上座整
筵二十里憑老蒼頭肩以行如叩叩負屨狀道未半
饑疲足覷則又更相扶也丁酉臘月八日長干熏塔
薄暮冒雨追余持薛公自傳拜而屬銘十九日送余
東還入清涼憇普德累日而後返持經削牘如平時
廿四日晨起呼逢誦道德指歸序問曰孔子稱老子
猶龍是許老子未許老子逢未答曰我方思熟睡汝
姑去丙夜呼燈起坐稱佛號者三顧逢曰今日睡足
如意轉身倚逢面撼之逝矣長干僧醮錢庀葬具皆

物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曰脩行人臨行洒狀得如薛老足矣銘曰
君之亡也介丘道人評之曰貧則身輕老而心輕放
脚長往生友亦輕達哉斯言取以刻銘

何君實墓誌銘

君實姓何氏諱珩枝父允濟以鄉舉任山東嶧縣知
縣母錢氏余從祖祖父憲副府君諱順德之女于先
宮保公爲從妹而恩禮如嫡兄生萬曆丁丑長余五
年余垂髫時兄未冠髭鬣出兄屬文頰首沈思輒
摘其頷以相媵借補博士弟子員兄纘言斲詞嘔心
攻苦而余跌踢自如每一下筆兄口吟手鈔朱黃重

疊不辨行墨間有不賺手裂抵地兄必收拭補紉積
而藏之余他日亦不知爲已作也余爲時文好刺取
內典名儒邵濂呼爲楞嚴秀才必旁及肇論淨名注
兄擊節歎曰又是方袍平叔矣其欣賞如此余通籍
久次坊局兄猶屢困鎖院十指如懸椎不能仰面干
人量衣度日其窮彌甚每重趼百里尋黃冠訪金丹
術晚從禪人學禪能終日不言夜不脇席狀皆無所
成卒以窮歿歿十餘年乃克葬其可哀也萬曆辛丑
余年二十偕兄讀書破山寺山門頽敝護世四王架
壞梁木爲坐余拉兄度礪穿嶺一日數過其前兄夢

四王語曰公等幸勿頻出出則我等促數起立殊僕
僕也兄心竊喜自負每褰衣止余勿出余勿聽傭書
人郭生婦病禱城隍神神憑而語曰乞錢相公一幅
名刺來我貰汝郭生叩頭乞哀余笑而厲之兄曰安
知不厭代余書名刺俾焚廟中婦立起兄竊心忖自
疑日者四王云云將無亦爲彼耶余枚卜罷居兄從
容爲余道之且相慰曰未止此也嗚呼兄歿而天崩
地坼兄作夢時垂六十年而余固已老而憊矣短衣
禿鬢徒行蹙蹙市井伍伯箕踞睥睨掩耳側行曾不
敢俠輪流視如兄之所云豈所謂癡人前說夢耶喪

亂殘生天眼護佑創殘痛定追尋前夢未嘗不身毛
俱豎中旦屏營誠不敢忘天神之假靈于兄以牖我
也兄而有知其亦爲愾歎已矣兄妻時氏生二子曰
某某才而貧以書記游諸侯不幸歿于道路常撰兄
行狀將乞銘于余而未遑也子某搜遺笥得之哭而
請余爲涕淚曰諾其忍不銘銘曰

嗟何兄生蹇屯髯離離眉勿伸枯禪客癯道民敝硯
席考衣巾我中表實弟昆追風昔述墓文如畫筆貌
其真雜諧諛徵鬼神記臯諾識癸辛有讀者笑而听
百千年女弗泯

族孫嗣美合葬墓誌銘

余家居訪求遺書殘編落簡捐衣食無所恤從孫嗣美聞風慕悅亦好聚書書賈多挾策潛往余心喜其同癖又頗嗛其分吾好也天啓間官史局與中州王損仲商訂宋史損仲言王偁東都事略藏李少卿家搜篋中獲之繕寫以歸人言嗣美家有宋刻善本而未信也辛丑春從其辭見之刻畫精好闕文具在則其捐館舍已十有六年矣嗟乎以余之于斯文窮年盡氣搜討不可謂不力而宋代遺文頡頏長編者近在家門而不克知余之闕漏諛聞良可以自愧朕王

傅之書謹存于蠟車障壁人不能舉其氏名是子也顧獨能知而藏之藏之之久至身代銷沉之後而余乃始徬徨展玩佇想于斯人則古人所謂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者固未可謂之晚也其能不爲之三歎矣乎冬十有一月曾卜葬于蔡莊之新阡泣而請銘余于宗爲鬢老不當妄謏宗人子弟乃趣舉其廢書愾歎者而序之曰錢氏自武肅有國三世爲文僖公惟演南渡後八世光祿公端仁爲常熟始祖宋亡十二世千一公元孫爲常熟始遷祖入明朝十七世鏞居鹿園吾祖珍居奚浦常熟之錢始分鏞孫衡以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人才擢吏部稽勲事主事後六世岱舉進士萬曆初
爲各御史岱生時俊亦用進士卒官湖廣副使嗣美
各裔肅副使長子也萬曆乙卯以春秋舉順天是時
祖父貴盛綽楔綺互宗黨望塵莫敢梯接公車屢罷
家門衰落賦性峭獨不能訛讖隨時謠詠四起突隳
漂搖摩肌憂骨酸辛楛柱十餘年乃少息而身已不
待矣嗚呼其可傷也卒于丙戌歲之十月年五十有
八妻蔣氏子四人長召亦舉于鄉次名次卽曾次魯
孫男女二十三人曾好學能詩藏書益富趾美成宗
固于是乎在銘曰

吾讀顏介家訓江左貴游子弟跟高齒屐駕長檐車
熏衣剝面目不知書嗟哉若士望彼何如風雨雀鼠
盤淪壁邪摩研削柿丹鉛滿家螢老魚乾身沉各徂
鼎鼎百年天乎人與鑽石埋辭有子用譽我作銘詩
慰汝幽墟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一終

第 35635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木

図書館

7

物類有學集 卷三十一

書	號
SS 11-8	太平
	學 時 堂
	大 學 園
	藏 書 閣

